

青年世界

MAY 10 1949



版日升十午三民國中
出五十一十年國華
號刊創

青年世紀月刊創刊號目次：

見識比吃飯還重要(國際政治研究)

散木(1)

自由人類的勝利(國際選評)

鍾明(2)

尼赫魯論巴基斯坦(印度問題)

李聯輝(3)

青年問題

論青年苦悶問題

秋揚(7)

追求、戀愛、結婚

張宗淑(8)

藝術與生活上的「距離說」與「接近說」(上)(美學)

趙越(12)

科學新知(科學介紹)

樹濱輯譯(10)

國際採訪

今日牛津

李樹卯譯(20)

蘇聯的文化宮和俱樂部

顧斯德翔夫著 鳳麟譯(19)

坦率的傾訴

賽珍珠著 絕華譯(17)

文藝講座

文藝修養的基本認識

望梅(6)

漫談攝影藝術

葉六如(11)

文藝

希望(小說)

何巴禱(22)

小城的悲劇(小說)

慕容楨(23)

引力(詩)

力衡(25)

旅伴(小說)

李堅磨(27)

被縛者(報告文學)

梁寒淡(24)

德林瓦脫及其傑作「林肯」(書評)

凌可(31)

瞻(封面攝影)

葉六如(0)

青年世紀月刊

第一卷第一期(創刊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五日出版

編輯者：青年世紀社

社址：廣州市漢民北路三十四號

發行者：青年世紀社

電話：一〇三六

印刷者：先聲印務局

電話：一六四三八

經售處：全國各大書店

定價：每冊國幣壹千元

(直接定戶預交五千元)

照定價八折按期寄上

廣告價目表

位	置	全	半	分
封底外面	上五八	元	元	元
封底內及正文前	十二六	元	元	元
篇之前	萬元	元	元	元
正文內(補頁)	九萬	元	元	元
	五萬	元	元	元
	三萬	元	元	元
	二萬	元	元	元
	一萬	元	元	元

一、廣告費請先惠交

125.34

國 際 政 治 研 究

第一册

見識比吃飯還重要

論爲什麼要研究國際形勢

散 木

一位經過滿清和民國兩代教育的老前輩說：不要對現在的中國教育悲觀失望，比起清末民初那時候來，現在是進步得多了。有人那知道美國總統、德國俾士麥宰相等等，當時的世界風雲人物的名字？而現在，小學生也曉得林蔭門、史達林、邱吉爾這些什麼人了，即此，可知中國教育已有進步。

這種比較的法，可以當做是替現在被咒罵的教育解嘲，但不可以當做是替現在教育制度辯護的正當理由。現在，一般青年知識份子，都知道社、邱、史等其人與其事，是不錯。但這些青年之所以有這見識，並非現在教育制度的成就，而是受動的國際形勢所影響。從清末到現在，國際糾紛日甚一日，戰爭緊隨着戰爭，風波緊接着風波，每局戰爭，每一風波，都少不了中國這一角色，有時是主角，有時是配角，杜魯門總統去年年底一篇聲明，可以使中國局勢頓改面貌，史達林委員長最近一次談話，可以令中國局勢突起層層，美蘇關係的緊張更是中局勢冷熱的溫度計。國際形勢的一言一動，直接與中國的政治動向息息相關，間接影響中國人的生活安危，這不得不使我們這一代人不得不放大眼界，拉長耳朵去注意國際人物的言行，不得不要了解國際形勢的變化；這種通人而來的國際形勢，是清末那時候所少見的，那時候國際糾紛也有，可不全和中國有關，或雖有關而利害也不如現在判得分明，不能令那時閉關政策被開大門來的中國人，感受到切膚的逼壓力，當然他們不會注意到俾士麥等人的言行，不會知道國際風雲人物的名字了。因此，比較今昔人這一方面的見識來說明中國教育的進步，是犯了見木不見林的錯誤，一點也不能替現在的教育制度洗罪！

然而，這一比較的法雖不足證明中國教育的進步，却使我們明白了青年們對於國際形勢的關心比上一代人更有見識，不過這種見識的獲得，多數不出於自發的追求，而用於客觀形勢的影響。我們只知道國際形勢影響我們的生活，而不知道國際形勢「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我們知道美國幫助我們戰勝了日本，而不知道美國爲什麼要幫助我們戰勝日本。一句話：我們知道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的見識，始終只能停止在知識的對象——形勢的表面上，而不能深入到形勢的內涵。因此，始終只能跟着形勢跑，爲形勢所左右，所犧牲，而不能無形勢前進和轉移形勢使有利於我們的生活。例如，我們都聽說還有第三次世界大戰，這第三次大戰一定是原子彈戰爭。有許多人在談論戰爭時，快來，盼望原子彈炸毀他們所不喜歡的國家——如蘇聯之類。這種危險即是不透徹了解形勢的錯誤，是一種自作聰明的愚妄企圖！他們不知道假如第三次大戰真的此刻來臨，恐怕蘇聯還沒有被毀滅，我們中國就要遭原子彈的大禍！這種只知道表面形勢的見識是很危險的東西。世界所以常常走錯路，人類所以長久不能避免戰禍，一部份的原因便是這種危險的見識所致。假如我們每個人都對國際形勢有透澈的認識，知道第三次大戰仍不能解決國際糾紛，知道靠原子彈來打倒某一個國家是一種火中取栗的蠢思，那麼，我們便會用種種努力來避免戰爭，即或戰爭不可避免，我們也知道如何努力避免自身捲入戰爭的漩渦，這樣我們便能引導形勢和轉移形勢來保障我們的國家安全，生活安寧了。我們明白我們比上一代人有見識是受客觀形勢影響，而這種見識又是帶有危險性的成分，但我們又不能不受這種禍人而來的見識，那麼，我們便只有打起精神來培養這種見識，對國際形勢作自發的有系統，有方法的研究，以至於能深入國際形勢的內涵，把握形勢的動向。領導世界向有利於人類的方向前進。古人說「時勢造英雄，英雄也造時勢」，我們比上一代人更有國際形勢的見識，這見識是客觀形勢給我們的，我們可算是時勢造成的英雄。我們已有這種見識，而更進一步去研究國際形勢，使自已不爲形勢所左右所犧牲，以達到轉移形勢改造世界的目的，我們便又成了造時勢的英雄了。話說到這裏，除非自甘於時代淘汰，誰也會明白研究國際形勢是如何重要的人生一課了。

也許有人以爲還未把國際形勢的研究看得太重要。其實，嚴格地說研究國際形勢來增長見識比吃飯還重要。吃飯只是生存的條件，而見識則是生活的條件，生存只是動物的本能要求，生活却是只有人類的聰明才能達到的更高境界。以豬來說，牠食終日無所用心，生存是生存了，但連豬圈入屠場它也不知道死的理由。現在我們要吃飯是不成問題的，但吃飯的時候突然一顆原子彈降下來，這不是和豬一樣死得莫名其妙？而這不是不可能的，上面說過現在有許多朱伯在盼望原子彈的投下呢。難道我們真讓他們糊里糊塗的犧牲在原子彈下麼？如其不然，我們不能只顧眼前吃飯問題，而應該加緊研究國際形勢，爭取世界和平，來保障我們的生活安寧了。



自由人類的勝利

——紐倫堡法庭歷史性的宣判

續明

(一) 十月一日，全世界人民以興奮的情緒傾聽着紐倫堡法庭宣判戰犯的莊嚴與正義的聲音。

當日叱咤風雲，屠殺人類的惡魔在這聲音之前低下了頭順從地走上絞刑架了。

紐倫堡的聲音，代表了自由人類的無上權威，作一次歷史性的宣判，這是自由人類的一大勝利。

紐倫堡的聲音對於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是一種有力的鼓勵，人們更將堅強信心去爭取永久的和平。

(二) 戰爭罪犯是罪惡深重的，國際法庭的控告提出了四大罪狀：(一)發動戰爭的共同計劃，(二)危害和平的罪行，(三)戰爭罪行，(四)虐待人類的罪行。

這四大罪狀，納粹德國統治者是全部歸犯了。當他們被宣判的時候，必須把他們的滔天大罪約定的明列出來：

發動戰爭，把千百萬德國人民驅上死亡的道路，把殘酷的戰爭災禍帶到歐洲中無數國家，帶給全人類。納粹的暴徒們到處是屠殺，姦淫，搶掠曾經奴役數千百萬的善良人民。納粹戰犯與日本戰犯同為世界第二次大戰的禍首，這大罪使人類遭受了空前的浩劫他們要負責任的。

為了發動戰爭，加緊剝削人民，戈林以火油代牛奶的政策，強迫徵兵以及徵收一切人民的糧食財物來從事戰爭，使人民陷于窮困，飢餓，死亡的深淵。為了鎮壓人民的反抗，設置集中營，到處屠殺，逮捕，全國都是人民的監獄，到處都是刑場的統治。

為了封鎖人民說話的喉舌，為了控制人民的思想，到處封閉和禁止一切出版事業，到處施行黨義教育，整個納粹政策是使文明的人類回復到野蠻黑暗的時代。在國內從國會縱火案開始，整個法國除了納粹黨以外一切黨派都受到無情

的摧殘，納粹戰犯的罪惡貫盈，實在是罄竹難書這一輩兇狂的野獸，曾經飛揚跋扈，橫行無忌，為所欲為，而今天只能在人民之前卑躬屈膝地接受裁判，刑罰加身了。這不是個歷史的鮮明啓示麼？這不是對於全人類一個嚴正的警告麼？

(三) 然而，紐倫堡國際法庭的宣判，是有遺憾的：

波蘭華沙無辜被屠殺說：「殺害華沙人民的德國數百萬的戰爭罪犯，僅有二十二人人受審，而且其中僅有十二人被判死刑。」

為甚麼？曾經積極支持納粹黨，罪孽深重的前德國經濟部長和國家銀行總理沙特可以無罪釋放？為甚麼，國會縱火案的大兇手，納粹陰謀外交的活動者，替希特勒忠誠服務到最後一分鐘的前德國駐土大使巴本可以無罪釋放？為甚麼？一向指導德軍行為和麻醉德國人民思想的前納粹宣傳次長可以無罪釋放？

為甚麼？希特勒的親信第三黨的納粹黨魁赫斯可以不處死刑？而且，為甚麼？據美聯社柏林二日電，第二次戰犯法庭不會再舉行了，在德國的囚犯將不共同審訊德國戰犯而由每個佔領區內各自審訊戰犯了，難道因為「在柏林多數人相信，如果第二次國際審訊，被告主要的將是德國的工業家和財政家。」(同上電訊)嗎？

這樣，顯然的，可以說明這一次紐倫堡的宣判戰犯太不徹底了，太寬縱了。這本來制戰犯，顯然的有許多戰爭的禍首漏網了！顯然的納粹的工業家和財政家還可以保全其業續的，也無異於在德國留下戰爭的種子，保留了戰爭的潛力，「誰敢說他們不策劃一個新的叛亂？」(德社曾統一黨烏爾布利希特語)。我們應該提高警惕，紐倫堡法庭十月一日的宣判，一方面是人類自由和平的勝利，一方面也加強了戰爭的陰影，這就不能不令人失望。使人類痛切地感到戰爭的威脅猶有餘存。

所以，德國人民在柏林，在漢堡，以至在全國各地舉行軍事大會相繼抗議、主要戰犯的開釋。德國社會統一黨和獨立社會黨也舉會抗議。統一社會黨黨委烏爾布利希特更要求把四百個戰犯判以死刑。德國當局亦已請求拘禁沙特等三人，由剝除納粹黨加以審訊。沙特特釋放後且為德國符騰堡巴登州的副

除納粹局逮捕了。巴伐利亞省長也決定逮捕三個開釋的戰犯。

尼赫魯論巴基斯坦

李聯輝

關於印度問題上的一個謎

(註)：「巴基斯坦」即劃分之意

以宗教為基礎，而將印度劃分，這點今日回教聯盟所幻想的，其實並不能把印度的兩大宗教的信徒們分開的。即使分區時就大多數人而分，但在這些區域中仍有不少的少數份子，分屬於其他組織的殘存下來。故要解決少數派的問題，應該建立多邊區，而不應僅劃一區。別的宗教集團，如塞克教(Sikh)就會被不公平，而違反他們意志地分成兩個不同的土邦，如予分離的自由給予一集團，則別的集團，雖然他們是少數份子，必然否認那自由，而與印度其餘各地孤立，而其重要的，加以重大期望的願望則不能實現。如就分區問題而論(宗教上的)多數派在各區域佔優勢，但均沒有特殊的理由說大多數人的意見不能決定全印度的問題，或是各小區域不能自決其獨立狀態，所以建立許多的小邦——這是一個人難於置信的，奇異的發展。甚至如此，它也不能算是合理的，因為宗教的集團在印度全境都是混合重疊於廣大的人口之中。就民族而論，分區也是很難解決的問題。但無論何處，此種試一為宗教上的，則它即不能以一合理之基礎而獲得解決，它是中世紀觀念的遺傳，故在現代世界中，頗為不適宜。

印度就是一整體。

如果分區之經濟方面被考慮，則印度總是一個自給自足的一個經濟整體，任何分割必然使她遭受損害，某部份將倚賴他部。如劃分係依照著名的印度教和回教來決定的，則前者則將擁有大部份的天然資源和工業地帶。反之，回教區在經濟上頗為落後，常常不足，這區域常需要外界的援助。才能獨立生存的。所以，那些今日要求劃分的，他們將要受苦最大的人。因為這種奇怪的事實。部份地發覺了，他們現在要求分區，是想能有一個經濟比較平衡的地方。這點在任何環境下能否成立，我不知道，不過我頗懷疑。但無論如何一經劃分，則一印教教徒與塞克教徒佔優勢的人口，必被強迫地附屬各大區中。但這對於自決原則是很不正常的。

另有一很不正常的現象，又發生了。當自決原則被人們呼籲之時，決定這原則的大選之提議，卻不被接受，最多認為大選只能限制於回教徒中舉行。例如，在孟加拉和旁遮普兩省，回教人口約占百分之五十四，如果進行選舉，則只准百分之五十四的人口來決定其餘百分之六十四人的命運，對這誰會滿意。甚至到別的地區，百分之廿八決定其餘百分之七十二人口的命運，這也是可能有的事。

要找一个合理的人來推行這決策，或希望他們贊同，不是容易的。我不知道，任何人也不知道，惟有舉行其贊的投票，各區的回教徒如認為必要的，可投區分的票。我相信，他們有很多人，可能是大多數派，會反對區分的。好多同盟組織是反對它的。每個非回教徒，不管他是印度教，塞克教，基督教或是帕色教(Parsi)的，他們都反對區分。這需要在那些回教徒屬於少數派，無論何時，他們都與印度其餘各地均不相關者，他們才贊成。各省占大多數的回教徒很少受這影響的；自然，他們能夠自立，他們沒有理由怕別的集團，而西北邊省則不甚明顯，(該地回教徒占百分之九十五)那兒的帕州人(Punjabis)是勇悍而自信的，他們不怕複雜，所以甚為奇怪，回教要求劃分印度，而在回教徒的區域中，反而沒有什麼人贊成，在回教少的地區反多。但仍有一事必須保留，即仍有相當數量的回教徒，他們已附和于此區分觀念，但對其未來之結果，則未想及，而且，這種主張的界說很模糊，難經再三請求，其定義仍未宣佈。

我認為這種意見僅是人造的，在回教的心目中並未生根。但即使一臨時性的意見也是够影響現勢。今日印度之情形特殊，主權集中在外國人手中，所以真正的解決必須與關於各構成份子之善意以及各黨派的願望，以向一共同目標合作前進。為了達到此途，犧牲是值得的。各集團不但要在理論上實際自由，有發展的均等機會，而且亦應有自由與平等的觀念。如果不合理的情緒被排除，則尚討計劃，各省各邦甚至一強健的中央集權聯繫，並不是困難的，在較人的省份或土邦之中，應該有些自清單位，一如蘇聯那樣。還有，所有可想像到的對弱小民族的保護與安全的權利，必須加入憲法之中。

這些都可以實現，不過我不知道未來是怎樣的，尤其在目前各種複雜的因子與力量之下，其中之主因乃是英國政策。印度之劃分或將被迫，在各部份之間有一微弱的連繫，如果真的分成了，我堅信基本的統一思想以及世界的發展，後來將使這些分離的部份互相關近，終于成為真正的統一。

這統一是在地理上的，歷史上的和文化上的等等。但最有力的因子，乃是世界現勢的轉變趨勢。我們的輿論界都說，印地基本上要成為一個國家，其約先生則創立兩理論，後來附加上一政治術語，即若于宗教集團可視為小國(Small States)。他底思想以為宗教與國家合一。今日現勢並不如此。但印地被視為一國，兩國或更多國也好，也沒有關係，因為現代的國家觀念已和土邦觀念不

同，民族邦在今日這單位是太小，沒有獨立存在的意義，還有較大的民族邦能
否真正獨立尚值懷疑。總民族邦已漸為多民族邦或聯邦所取代，聯邦便是這種
發展的典型，美利堅合眾國，雖然是由堅強的民族邦聯繫起來，但其實質上
也是一個多民族邦。在希特勒橫掃全歐之舉的背後，還有比納粹征服思想更利
害的野心。新力量現正促使歐洲的小邦制形消滅。

在印度，在別處亦如此，我們被很多的標語和口號所束縛，它們是從過去
的事件和印象引導出的，在今日不適合，其主要的在阻止合理的思想和對現
勢的公正的批判。還有一種傾向抽象虛幻的理想，現已轉向混亂和現實。近
年來，特別對印度之統一已有甚多之考驗。又那些計劃「巴基斯坦」(即劃分
，區分之意)的常常極難確定其含義。所以巴基斯坦和「亞丁印度斯坦」
(Akhbar Hindustan)即不分割之印度)兩者之間互生磨擦。任何主要以情感為
基礎之決定就是錯誤，甚至可能引起危險之發展。

這是很明顯的，無論印度之未來如何，即使已規則地劃分，印度各部將必
要以各種方式合作的。甚至獨立國亦應互助；目前第一個問題就是：如果印度
必須前進，自由，這種對於自治及文化生長為同等重要的，基本的繫帶，可能
使印度各部漸結連絡起來的共同聯繫是什麼？

基本共同的聯繫。
國防是最明顯而重要的反應，在過防線之後，工業，交通，運輸以及最
低限度的經濟計劃乃是維持它的。海關，貨幣，貿易，以及印度內部維持一自
由貿易區，因為內部的關稅壁壘乃是發展的障礙，以及許多不可避免之事，不
久即將加以集中管理，不管我們贊成巴基斯坦與否，它們都沒有消除的跡象，
今日航空業務的廣泛，已經要求它國際化起來了，或是其他形式的國防管制。
懷疑的還是，聰明的國家才會接受它，但航空的發展在印度必然需要以全印
為基礎，假如她分割了，則各自獲取進步是不能的。這點也可應用到其他的活
動上，這些活動目前已超乎國家的疆界。印度是够大，足以發展國際活動事務
，但分割的印度就不行了。

現在我們不可避免地結論道，假如印度仍要自由獨立和進步，無論巴基斯
坦來臨與否，許多重要的動作必須以全印為基礎才行。不然就只有停滯，
腐敗，與不完善，並引起政治和經濟自由的喪失，不論對印度或她的分割各部
也是如此。一位權威者說過：「殘酷的世紀使國家只有兩條不同的道路走：團
結與獨立，不然就是散漫與依賴」。

不管團結或是統一，那是名詞上的事，必備的事乃是各種活動，只有全印
聯合才能完成。也許有許多活動不久即將轉歸國際共管。世界已縮小，它的問
題日漸增多。現在以甲地至乙地，只須不三三日就可橫越全球，明天，同溫層
飛行發展好，所需的時候更少。印度必須成爲世界空中旅行的大中心站。印度
在亞細亞將由巔峰與亞洲西部和歐洲聯繫起來，在東邊則和緬甸，中國聯結起來

。越過喜馬拉雅山的北脊，離印度不遠就是蘇聯的中亞細亞是工業高度發展
地，它有巨大的潛在能力。印度將受這些因子的影響，她可以有許多方法防禦
的。

。確實的結論。
巴基斯坦或統一的問題不是根據空虛而情感的水平統的，而實際上乃是現
代這世界。這問題使我們得到一明確的結論：任何重要大事均須要全印一致。
此外這應各構成份子享有完全的自由和一個中間範圍。輿論界的意見不一致，
然如基礎于考慮時，則公正的解決是容易得到的。

但上述種種均須保有合作善意的精神，不應有強迫與激動偏見，在團體或
個人中都是如此。古老之私人勢力必須廢除，還有新的勢力也不得設立。任何
玄字觀念之決策，使一個人在政治上等子兩三個人的決策，即可產生私人勢力
。這種設計必會招致重大的不滿與紛擾。
印聯邦成立後，各組織完善之區有權，可於必要時退出，這種自由是必
須的。至於印度上邦問題則更難解決。社會或經濟問題處理更難。在這種分離
權實現之前，印度必須組織完善，自由。當外來的勢力消移去以後，國家即面
臨真正問題，這些問題如不合理地考慮，今後其結果將爲我們懊悔，而不幸的
。所以應訂定一定時間，例如十年，等到自由到印度建立以後十年，退出該聯
邦之權始能生效，而且應通過合法的手續，並獲得該區居民之同意。

。已經太遲了。
我們很多人都爲印度現勢焦急，都想早日謀求解決。有些人甚至準備權取
漂泊在水中的模糊的希望之草，以求取得安慰。然而在這頭歷史而帶冒險性之
重要的問題之出途中，已有危險，它將影響無數百萬人的安樂和世界底和平。
我們已經繼續居住在印度災害的邊緣，有時這災害會臨臨，這點我們在孟加爾省
以及印度別的地方可以看到。孟加爾之飢饉及其所產之影響是司空見慣，其原
因是可察知，但未能控制的。這就是生動，恐怖的印度之畫，這種疾病根深蒂
固的，在過去吞食了各種活力，經已有好幾代之久了。這疾病更會以嚴重的形
式出現，除非我們聯合運用所有的能力，去推翻剷除它。

現在在巴基斯坦可怕，我們必須爲喪失了的時間努力。孟加爾飢饉的教訓還
要臨到我們頭上嗎？
還有許多人，他們只會想到政治上的百分率，重量，平衡，支票，特權集
團的保持，新特權階級的樹立，以及阻止別人上進，因爲他們自己不能這樣做
，獲取勢力，避免社會上和經濟上的大改變，不能把握印度。絕望的恐懼就在
於此。

。未來的途景。
現在的問題已漸漸大而吸引我們注意。把最近的問題暫且忘卻，向前展望
，印度已變爲一個強盛的合眾國，一個自由單位的聯邦，和她的鄰國密切地合
作，在世界大事中佔一重要的位置了。她是一個罕有的國家，能靠她自己的重

政治苦悶，生活苦悶，學習苦悶，職業苦悶，婚姻苦悶……

論青年苦悶問題

秋揚

要有「放棄」的精神，對本身的工作要有特別的貢獻，把全部精神用在事業的上面，減去無謂的苦悶，對於學習，我們青年人不要放鬆一分一秒的時間，無論在學在業都要以學習為第一，認識現實，認識真理還要改造自己的人生觀，堅定自己，積極朝氣，順應世界的潮流，為民族自由，民族伸張，民生幸福，而獻出自己的力量……

一、問題的提起

青年為社會中堅，國家的棟樑，這種稱謂，是國人所皆知的事，問題就是：作為國家中堅的中國青年，一向就是在苦難中過日子，目前更深陷於水深火熱之中，不安的社會，迫着許多青年走向榜徨——這樣下去，建國的艱巨工作，會受到莫大影響的。為了要使中國能夠獨立生存，要使青年能貢獻其偉大的力量，成為建國的骨幹，要他們負負歷史的任務，則對於青年，不要再忽視了！目前的工作中心，是應該怎樣解決青年的苦悶。同時青年本身亦應該明白自己責任的重大，振作起來。

二、普遍存在的青年苦悶

中國青年是有光榮的歷史傳統的，五四運動，辛亥革命，與八年來對口抗戰，都曾寫下了光榮的史詩，今天，抗戰結束了！如果全國和平合作，青年當然有發揮力量的機會，不幸的是社會反而混亂了。青年本身生活，失了保障，他們經不起這種痛苦的刺激，故此，一部份挺而走險，一部份把握不定，自甘墮落。有幾更做着損人利己的事，貪污腐化，投機倒把，忘記了青年的責任，而大揮傷青年，却摸不到出路，悲觀徬徨，我們不必否認，目前青年的苦悶，普遍每一個角落，認真分析青年的苦悶，有如下的幾點：

(一) 政治的苦悶：青年感受性是很敏銳的，他們的希望也是很高的，在抗戰中，他（她）們出生入死，流血流汗，是為着爭取最後的勝利，建設一個和平民主幸福的新中國，抗戰結束後，現實和理想的却完全不同，眼睜睜過去自己血汗栽培的勝利花朵，給毀爛破碎了！新中國的建立茫然！這個悲哀是不能使人忍受的，更之到處貪污官吏，混水

青	年
問	題

摸魚，強征暴斂，使人民無從休養生息。這些苦悶，感着着任何一個青年，也普遍擴展到每一個角落。

(二) 生活的苦悶：經過八年長期的抗戰，國家的元氣，虧損殆盡，抗戰結束人民都希望能有計劃的復員就業，擴充生產，逐漸恢復平時的經濟狀態，可是戰後的不安定和混亂，反使到應該恢復的工廠，應該暢通的交通，應該重建的一切，應該休養生息的人民，許多還未達到，而通貨無止的膨脹，物價飛騰的高騰，官僚資本控制了全國市場，民族工業奄奄待斃，外貨充斥，大多數青年捲入了失業的旋渦，那憔悴得到職業的青年，也因為整個社會動蕩不定，不能安心工作，陷入苦悶的泥淖。

(三) 學習的苦悶：青年因為是進取的，他（她）們有的是求知慾，照理在學的青年，是可以滿足他們的慾望了！但是却亦不然；我們切實檢討一下，那戰後學校設備的簡陋，教師待遇的低微，學生營養的不足，甚至有些腐化的風氣還鑽進學校來，學生的求學，並不是為着學問和道德的，而是為着博取一張資格文憑，作為社會敲門的金磚，敷衍塞責，得過且過，更之，戰後復甦滿目，許多學生無法復員，流離轉徙，穿窬衣服，不能一飽！縱使安然在學，但有些大中學校，又滿着政治黨派，恐怖四伏，崇高的學術與滋潤的良師，都失去了價值似的。那能安於學習？一些離開學校的在業或失業的青年，要想自習，但坊間却缺了工具，市面以上的讀物好比只有粗淺的，公式的以至色情的。青年們又為精神食糧而苦悶。

(四) 婚姻戀愛的苦悶：因為社會動蕩不安，一切倫理道德，均在方生未死之間，男女間戀愛婚姻，許多不是正常的發展，青年們沒有正確的戀愛觀，只憑主觀的感情與困惑的衝動，冒險去嘗試戀愛與結婚的滋味，產生許多悲劇的苦悶。

(五) 職業上的苦悶：有了職業的青年，應該是好好的發展自己的才能了吧？但是，找到了職業的青年，往往不是他本人所喜歡或所能做的職業，因為整個社會不安定，失業狂潮使墜下，許多青年為生活，不能不找到來先維持飯碗，更因中國政治環境上軌道，舉非所用，用非所舉，舉工職可以做官，習法律的可以去從商，沒有一定的標準，不餓嗎？你便沒得吃，為了生活，不得不低下頭。即算做自由職業吧；而生活并非可以安定的解決。故此，苦悶并未因有職業而消除。

三、怎樣消除青年的苦悶

青年們給苦悶的痛楚包圍着，看不見光明的前途，找不到正確的路線，他們的苦悶，確是太深重了！如果認為青年是社會的中堅，建國的骨幹，要他們負起時代的任務，對於青年的苦悶，必須立刻解除，這解除苦悶的任務，除了客觀的一切之外是還要靠青年們本身的認識與操作，青年既普遍發生對政治的苦悶，生活的苦悶，學習工作兩至於戀愛的一切苦悶，而這種苦悶的關鍵又在社會的不安定，因此解除青年的

結婚是人生三大事之一，我們應該勇於接受，
同時，我們應該堅信，結婚就是力量的結合……

追求·戀愛·結婚

張宗淑

尾巴主義是不會成功的

無可否認的，人生是有三件大事：學業，事業，和結婚。
因此，結婚這一回事，我們不僅不會和以前一般的忌諱地不談，而且，照理由說來是應該嚴肅地去談的。

不過，一提起結婚，我們就聯想到：和誰結婚呢？
這就是結婚前的必然階段的選擇對象問題，選擇對象，那也是一件頂頂重要的事。如果，你所選擇得到的對象是對於你沒有利益的，這樣，結婚以後家庭生活的幸福固然沒有辦法談得到，同時一生的事業，直接間接多多少少也受到妨礙。

當然，期望於對象的條件，那是各有各的打算：怎樣才是自己理想的對象，那也是各有各的計劃，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有不同。
在各別的不同條件中，只有一個條件是共同的：那就是要能夠增進未來家庭的生活幸福，和互相幫助使雙方的事業發展。

有了這樣的目標，我們才根據這目標去選擇。

也許，你會問了：「怎樣去選擇呢？」
青年人的追求手段（還不是一種陰謀，而是一種技術。）也是各有各的，不過，手段如何也沒有怎樣大的問題，但是，千萬不要像狗一樣瘋狂地跟着尾巴，那是不會成功的，同時，縱使是成功了，那也不是理想的。

這樣的理論斷斷不是沒有根據的，因為：如果是瘋狂的追求，那是完全陷於感情的，在純粹感情的蒙蔽下，在個別條件的是否適合，對自己的理想是否適宜，那已失去了判斷的能力，在眼前一切都是美滿的，不美滿的也幻想得美滿起來，但究竟自己只得到一個壞的東西。

同時，對方如果你底純粹感情下答允了你，這也可以證明對方也是一個純粹感情的人，過份純粹感情的東西和結合，它的韌性是十分脆弱的。

因此，在一個合理的結合中，純粹感情的像狗一樣的跟着尾巴去追求，那是不會成功的。
從這一點理論的根據再探討下去，如果，你要選擇得到一個真正的美滿的對象，那你應該放棄卑鄙的尾巴主義，而應該在你的同學，你的同事，你的同伴的生活和工作中，去細心地選擇，物色你的對象。

你須知道，你在跟着尾巴的時候，對方是可以很從容地將一切缺點掩飾的，如果在生活和工作中，一切的缺點和優點都無可長期間掩飾的暴露了，這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這是一一個怎樣的人，這樣的人與你所理想的條件是否符合？同時，你也可以想像得到，聰明的對方也是這樣來觀察你的，如果你在生活上和工作中都是一個優秀的出傑者，這樣，對方自然對你是好感。好感，不就是結合底最初而又最好的基礎了嗎？

苦悶，首先在要安定社會，而後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國。廣大的青年，應該團結起來，為這個總的方針而努力。在政治上爭取民主的實現，幫助政府去辦理戰後的救濟與復興的工作，每一個青年要竭其能力技能與知識，那領導青年的導師，也要多加以協助和鼓勵，使中國很快能變化干戈為玉帛，生產恢復，交通舒暢，軍費削減，制止通貨膨脹，物價回跌，人民生活，也就逐漸好起來，人民自由也就有了保障大家有飯吃，有工做，有工資，有法律的保障，從此，立刻青年的苦悶，便慢慢可以消除了。在生活上方面，青年應該以身作則，盡職盡責，進行各種建設，應有「救業」的精神，對本身的工作，要有特別的貢獻，把全部精神用在事業的上面，減少無謂的苦悶，在於學習方面，我們青年人不能放鬆每一秒鐘的時間，不論在學在業，都要把學習當作第一件的要事，認真現實，認真真理，一方面，謀得改造自己的人生觀，堅定自己，積極朝氣，願世界潮流，為民族自由，民權伸張，民生幸福，而貢獻出自己力量，有了這正確的人生觀便可以堅定的站立起來，拿出偉大的決心與勇氣，担負起建國的巨大任務，發揮青年奮鬥的工作作風，有這這寬大的度量，苦悶就可以消除，建國事業就可以成功。

最後我們該用一句話來總結：「歷史是向前進步的」。

這和缺點，而彼此在生活中互助起來，在工作中合作起來，那才是合理的追求方法。當然，運用一點小技巧來輔助和促進這合理的互助和合作，那也是十分應該和需要的。

感情，理智，和兩者的溶化

有了對象，也有了初步的關係，這時候，可以說是跨過了戀愛的階段了。戀愛，一般地說來都是你欲愛我，而我也仰慕你的發生關係來，即是說：這關係的最初發生多是感情上的，大家自然而然的你欲愛我，我喜歡你，有些時候，大家都喜歡同在一起玩，有些事時，大家都喜歡共同一起做。

也許，最初大家都還沒有有一個以後怎樣的目的，只是大家混得爛熟了，隔了些時不見，心裡就有點惴惴的不安。這就是戀愛初期中的感情階段，所謂：「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分」。

在這感情的階段中，對於對方，好像一切都是美好的，縱然他是醜，也會覺得美，縱使他做錯了，也會覺得仍是對的。

俗語有說：「情人眼裏出西施」在此時期，感情蒙蔽了一切，一切的事物都在感情中變了形，也變了質。這好的，這也是壞的，好的地方就是雙方都在絕對瞭解中將感情關係結合得緊緊，壞的地方就是蒙蔽得太厲害，看不到事物的真相，不過，這階段在戀愛過程中是必須經過的。

經過這樣的階段並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將此階段拖得太長，甚至將自己沉溺在感情裡永遠拾不起頭來，永遠變成了一個盲目的人，那就糟糕了。

因此，經過這樣的感情階段而將雙方的感情基礎打穩了以後，我們應該將自己的理智恢復起來，因為，在感情的蒙蔽裡我們看不到對方的缺點的，看到的，一切都是優點，而實在，對方是有缺點的，如果，這缺點的缺陷是委實太厲害了，無可補償也無可救藥的，這樣的終身結合，可以斷定也不是美滿幸福的。

理智在一個時間的感情蒙蔽中抬頭那是必要的。在互相有了感情以後，我們應該恢復絕對的理智，用這樣絲毫不苟的理智去詳細觀察對方底優點和劣點的真實。

可以告訴你們，這樣理智的觀察是不會破壞已有的感情的，也許有人會這樣的就心，理智的發覺了對方的缺點，那不是將已有的感情糟塌了嗎？

當然，一個人是有優點，同時也會有劣點的，世間的人，沒有一個是十全十美的，不過，理智的去觀察，那却是必要的，因為，在感情的迷醉的階段，對對方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如果，經過這樣理智的觀察，我們就可以在美滿中發覺到不美滿的地方了。

發覺到不美滿的地方並不是一下就摧毀了已有的感情，在這階段，我們應該將用正確觀察得到的對方的優點和缺點來一下比較，來一次衡量，如果，對方的優點的和是勝於缺點總和的，這當然是一個沒有問題的人，反之，對方的缺點是絕對多於優點，或者這些缺點是無可補償和救藥的，這樣，對方就是一個有問題的人，有問題的結合，放棄才是幸福！

所以，這一個階段很重要，我們往往鬧出戀愛的悲劇，甚至悲劇於結婚就是戀愛的墳墓，理由就是他們沒有嚴肅的經過這理智的階段，疎忽了這一階段，於是，便成「一失足成千古恨」了。

有了感情的基礎，又有正確的理智觀察，確認了對方是一個優點多缺點少的人，即是，確認了自己認為對方是一個優秀的人的認識沒有錯誤，然後，再將這嚴肅觀察的良好判決加諸於基本的良好感情，將理智和感情溶化起來，用正確的觀察而良好的感情，用良好的感情美化了理智。這樣，感情永遠不會脆弱，理智也永不會遲疑，一而二，二合一，這樣的結合可以說是永久的，同時也是最美滿的。

戀愛是什麼？戀愛應該是感情的，理智的，同時也是兩者的溶化的結晶！

的。

請閱	<h1>華南日報</h1>	請定
社論精 警透激 新聞迅 速確實	副刊內 容豐富 編排新 穎醒目	出版時 間最早 銷行數 量最廣

結婚是力量的結合
戀愛是感情的結合，當然是正式結婚。不過，一提起結婚，在此生活程度高漲的時候，大家就會聯想到結婚後的家庭負擔，養育兒女等等頭痛的事情來。於是，甚至認為戀愛是一件快樂的事，結婚却是一件痛苦的事。「結婚是戀愛的墳墓」，也從此而推變出來了。也於是：許多社會問題也從此發生了，有所謂「長期戀愛論」，有所謂「不負責任主義」，甚至墮胎，自殺等等事情發生，演成今日的戀愛的悲劇。

然而，結婚就是悲劇嗎？結婚就是戀愛的墳墓嗎？說結婚就是戀愛的墳墓，理由就是結婚以後跟着就有兒女，就增加家庭的負擔，由於負擔增加的痛苦，就釀成雙方的各有意見，各有怨恨，不和，衝突，將過往戀愛的甜蜜，一筆勾消，而永遠不復得到了。這樣的念頭委實太悲觀了，事實，目前的社會是荆棘的惡劣的，有了家庭負擔以後當然比不上單身游人的逍遙自在無憂無慮，但這惡劣的情形也不要想像得太可怕，結婚，固然跟着增加了家庭的負擔，但同時，是不是也增加了一個共同奮鬥的動力呢？

問題就在戀愛的過程是否是最正確的，如果在戀愛期間純粹感情的馬馬虎虎，所選擇到的是一个飯桶，所想像中的一切都是美滿的人，原來却是一個不能的人，那麼，這負擔當然就是吃不消，要來的荆棘當然是因為力薄勢單而拖累太重，不能應付，這個錯誤是自己犯下的，不應該怨恨別人。

如果，選擇的對象是一個能幹而又能互助彼此的職業發展，增進家庭幸福的，雖然家庭負擔一時的加重起來，但多了一個主力軍，力量同樣的增大，那仍是可以應付的；同時，縱使是目前一時的困難，但大家能夠共同朝着一個理想的目的奮鬥，這困難也總要打破的。

結婚，不是一個悲劇，更不是戀愛的墳墓，這只是戀愛發展到最高峯的定義，是力量的結合，當然，也許以後的事是艱難的，要來的問題是複雜的，但是，在共同合力中一致的奮鬥，雖然或者是比較辛苦一點，但還辛苦也是值得安慰的，也是愉快的，痛快的，合力的去完成一件值得安慰的事，那不就是愉快的事嗎？

結婚是人生中三大事情之一，我們應該勇於接受，同時，我們應該堅信，結婚就是力量的結合，新的階段的前途，也是從此而在互相奮鬥中燦爛的展開的！

(一) 知新學科

◆ 光學的新發現

在研究飛機推進器的普通電學試驗中有一個新發明，它使一件正在旋轉中的物體的光可以用光學的方法分開，使人類的眼睛可以組織下來，這個旋轉物分析鏡可以繼續不斷的觀察旋轉中的物體的運動上的任何一點，但不能看見它旋轉的運動，至於旋轉和運動都可以看見。

同一問題的不同方面發現乃是一種新的發光物，它使短至一萬五千分之一秒的照相感光快卡每分鐘九十萬次的轉動的記錄成為可能。在影幕上可以把這種運動的每一秒鐘的記錄延長到三分鐘，這種

物質的發光量四倍於夏天太陽的發光量

◆ 超等毒藥的發明

美國總統特少將稱：美國已於此次大戰中新發明空前所未有之超等毒藥。此種毒藥之猛烈，一處即可毒斃一億八千萬人。研究化學戰爭之專家稱：凡中毒者可於十二小時至二十四小時內失去知覺。其中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可致毒斃。據美國軍化學隊長范德爾現美國所製此種毒藥為數甚少。

◆ 改良造幣機成功

美國海軍部最近宣佈：在此次大戰中已製成一種造幣機利用強磁使空中之磁障，集合成為滴下

降，俾飛機不為雷雲所籠罩，而便於飛機之降落

惟其聲音過強地面及飛行人員均不能耐受。其主飛機亦受其擾害，故最近又進行製造一種新式雷障，擬利用不能為動物聽見之雜音，引起雷雨，並研究強弱及頻率不同各種音波，在不同雷障情形下之功用，以及對飛行人員之影響。

◆ 電動筆文打字機

紐約國際商機協會最近宣佈：電動筆文打字機業已製造成功，語文專家認爲此項發明，可能造成五億人民商業生活上一次革命，此項電動筆打字機，根據電子及機械原理製成，發明及專利人，爲中央社電務部主任高仲芬氏。

大 同 書 局

總代理 文化生活出版社

屠格涅夫 果戈理 托爾斯泰 蕭伯納 高爾基 魯迅 茅盾 巴金 曹雪芹 吳敬梓 金瓶梅 紅樓夢 儒林外史 世說新語 資治通鑑 史記 漢書 三國志 水滸傳 西遊記 金瓶梅 紅樓夢 儒林外史 世說新語 資治通鑑 史記 漢書 三國志 水滸傳 西遊記 金瓶梅 紅樓夢 儒林外史 世說新語 資治通鑑 史記 漢書 三國志 水滸傳 西遊記

名 著 及 劇 本

歡迎 同人 批發 優待 長期 訂戶

地址：廣州北門外三十四號 電話：一〇三六

藝術講座

漫談攝影藝術

葉六如

在八大藝術裡，唯獨沒有攝影這一項的名稱，可是，號稱第八藝術的攝影，攝影就是它的靈魂，同時她——攝影——經過了這百年來的奮鬥，大體上她在藝術的地位，無疑已經確定了。

或許有人說攝影不過是一種科學儀器的機械作用，不錯，這用一具近代的攝影器來完成他們的作品，似乎較和其他的藝術家運用他們的工具來得容易，不過在藝術攝影上，能掌握一種稱心的作品，是要經過技術完備，觀察敏捷，及構圖，採光……等等程序後方能達到，正如其他藝術家一樣，唯獨在露光的過程，快完了一千二百五十分之一秒時間裡，便完成了一幅傑作，然而在這閃光的一刹那露光前，他已費了相當構思和心血才觸動的，像雕刻家和寫字作畫的一樣，我們看見他們毫不經意地揮灑亂舞，其實當他們揮灑刻刀或者毛筆之前，同樣地也須費了相當的構思和心血，不過彼此所運用的工具和過程，各不相同而已，如果未曾學習過雕刻和寫畫的人，給他完成備用的工具，他們沒法動手，如撰字鈞，攝影何能例外，最完備的攝影工具，未學過的也是無所適從的，如果進入美

術攝影之途，更非有長時間的探討，和敏捷的智感不可，或者又有一部份人持論，說攝影的工具太複雜，不像其他藝術的工具單簡，所以不配稱藝術，這點立論也是不合理的，比方在藝術裏最單簡莫如舞蹈了，舞蹈者沒有工具的，他祇是手舞腳動而已，但文學者却要拿筆紙，雕刻者要拿刀和其他，音樂者所拿的更較他們的工具來得複雜，然而舞蹈者何曾說過後者不是藝術呢，所以各種藝術家除了一定要運用他們各種不同的工具之外，他們高深的技術，是經長時間苦工得來，同樣也各有其藝術的價值，不能以工具的單簡或複雜來作價值的。

所以，說攝影不能作為一種藝術，完全是欠觀察的無意識說話，那有藝術家堅持這立論見解的，一定是欠理由的個狹的人。

攝影術發明到現在，恰恰一世紀週年！攝影術發明是在一八三九及一八三七年內！但在初期，因手續的冗長和器具昂貴，祇是皇族富人們的一種消閒玩意，及後經過多方改進和成功，才認識這種技術的商業可能性，直至最近數十年來，然後攝影術才民衆化起來，而普魯塞爾世

界裏，因為在一八八六年間，美國的佐治亞士文(George Eastman)方才第一具柯達(Kodak)攝影鏡箱在市面出現，後來漸漸大量出產，各國相繼設廠製造，互相廉價傾銷，今天才有這般廉價物美而產品傾銷，所以在外國的攝影者發展，也是在這六十年中的事，故我國的攝影術發展，更較遲後，當時從歐洲傳入中華，僅有少數的職業攝影者，衣鉢相承，秘密異常，欲研究攝影術者，苦無門徑，直至距金四十年前左右，方才有攝影術的譯本出現坊間，才漸漸地普遍起來。

說到我國的攝影團體活動，更在近年二十年來才稍見活躍，雖則在民國初年，上海似乎已有小規模的攝影展覽，但是具體而微，僅佔一小位置，直至抗戰前，各地攝影社，才漸有較其形式的大展覽會出現，像上海的美社，華社，黑白攝影社，廣州的景社，紅窗攝影學會等。均舉行偉大的公開展覽多次，不過上述數社，僅是國內稍負時譽者，其他各地較小的社團或者學校裡的攝影會更未統計呢？同時在近年外國的最負時譽的攝影展覽會及攝影年鑑，也有不少我國的作家作品入選。

攝影在藝術上固具價值，在新環境上更具有它獨特的價值，所以我們須爭取榮譽與地位，這點則須放在我們青年人的手上，或說有人攻擊攝影是耗財的玩物，更或說攝影是公子哥兒的玩物，其實這是絕大的錯誤，攝影所以能成功，祇是研究不得其法罷了，其實這道門在很多的技術上也是一樣，攝影豈能例外，如果研究得法，也是知其他的種種階梯而達成功的，在先適的指導下，博覽充實資本，和同志者時作學藝上切磋，這樣成功的過程，必定減少虛耗的物質和時間至最高限度了。

研究攝影，須擴大到化學和物理的探討上，這對青年學子，我以為最好不過的課餘研究了，因為從神印放大等容攝影工作中，可以誘發他們對化學及物理的興趣和好奇，而加以深造研究，同時變成了藝術的思潮。這點便是研究攝影的副收穫，或許又有人說我國攝影界理應有消耗者而沒有生產者，不值得提倡，否則恐利權外溢，其實請不要因噎廢食，如果攝影準備在我國流行起來，自然會引起國人注意和資本家的投資製造，這祇要國家有計劃培植人材和國人的努力而已，在戰前上海已有國人製造的攝影材料問世，雖然製造軟片及鏡箱，它的技術性更比印像紙困難巨的工作，需要青年們負起了這個責任來。

把你們的空閒時間放在研究的影術上吧，青年們，因為這比較其他得多的呢。

藝術與生活上的距離說

(上)

赫城

朱光潛：「心理的距離」黃藝眠：「論心理距離」側評。

黃藝眠先生近以「論美之誕生」(文藝生活·光復版·第四期)評朱光潛先生之「文藝心理學」。茲僅以朱書之第二章黃文之第三節為主要對象，側述閒識，參與未議。是為私。越之。三十五年·九月·悅知會。

一 「距離說」與「接近說」

光潛先生認為：「同是一朵梅花，可以引起三十種不同的態度」。一，科學的；二，實用的；三，美感的。美感的態度與注意事物之關係，意義的名理的，科學的態度不同處為「形相的直覺」，與注意事物之效用，價值的功利的，實用的態度不同處為「心理的距離」(Psychological Distance)(文藝心理學，第一章，美感經驗的分析)(一)形相的直覺；第二章，美感經驗的分析(二)心理的距離。

「距離說」有消極和積極兩方面。就消極的方面說，它拋開實際的目的和需要；就積極的方面說，它着重形相的觀賞。它把我和物的關係由實用的變為欣賞的。就我說，距離是「超脫」；就物說，距離是「孤立」。所以，「藝術是一種精神活動，講求人的力量來彌補自然的缺陷，要替人生造出一個避風息涼的處所。它和實際人生之中應該有一種距離」。……把我們搬到另一世界去，叫我們把實用世界忘去，無拘無束地來講觀美的形相。

換句話說，「孤立」的「形相的直覺」與「超脫」的「心理的距離」是成就物與我所見的欣賞態度尤其是美感經驗之積極的與消極的兩方面。專就「心理的距離」而言，它也就是康德所說的「無所為而為的觀賞」(Disinterestedness)。

Membran)。國內瞭解此說者頗多，不過多是折而不精，語焉不詳罷了。

站在與光潛先生相反的觀點上，樂眠先生針對着「距離說」說：「從一般的美感經驗說，我們對於客觀事物的欣賞，並不是把種種推遠去看出色迎人」。「風在傳播着春天的消息」。「楊子江在唱着歷史的打情夜曲」等，都是把客觀的現實世界拉到我們的生活裡面。比方國民們的民歌裡，他們常常喜愛用一些日常所接觸的東西和事件來打比，這也都是把客觀的現實拉近一步的說明。而且不可否認的，也只有當我們能夠用親切的感情，去和現實世界接觸，我們才能够獲得美感」。……藝術的功用正是把生活向前拉近一點，便我們感到親切，感到同情，我不同意於朱先生的說法，把美感經驗建立在藝術和生活的距離上」。

此語可名之曰「接近說」。

二 「距離說」的根據

「善惡叫作「心理的距離」呢？——光潛先生說——我們最好舉一個實例來說明：「比如海上的霧，乘船的人們在海上遇着大霧，是一件最不快的事。……在這種情境中最有修養的人也祇能作到鎮定的功夫。但總是一個隱憂來看；海霧却是一種絕美的景致。……」

理由何在？

這兩種經驗的分別完全由於觀點的不同。在前一種經驗中，海霧是實用世界中的一片障，它和你的知覺，情感，希望以及一切實際生活需要都逼逼帶帶地固結在一起，成了你的工具，或是你的障礙。你的全部實際生活逼得你不得不畏危險，逼得你不得不求平安，所以你不得不討厭這就該避避危險的海

落。換句話說，你和海霧的關係太密切了，距離太接近了，所以不能用「處之泰然」的態度去欣賞它。在後一種經驗中，你把海霧擺在實用世界以外去看，使它和你的實際生活中間存有一種適當的「距離」，所以你能不為憂慮休戚的念頭所擾，一味用客觀的態度去欣賞它。這就是美感的態度。

對於這個「實例」蔡先生批評他道：

「如果用這個例子來證明心理距離乃是美感經驗的必要的條件，那也就正足以證明這一套心理距離說是一個不健全的學說。你想想看，當水手們手忙脚亂，當乘客們驚慌失措，當船不斷撞着鐘的時候，我們的藝術家們和詩人，却不為這憂慮休戚的念頭所擾，而超然地在那種欣賞的美境，這不要說一萬人中選不出這樣的一個，即使能選出這樣的一個人，我們一定不會以為他是可以被佩服的人物！——因為這個人，正是卑視熟視千萬人的死亡，而不願放棄他的「美的世界」的人物！而且如果把朱先生的學說引伸出去，那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各有放棄生活上的功利觀念，我們才能夠走進美的淨化了的世界。」

實則就此例而論，還談不到「卑視熟視千萬人的死亡，而不願放棄他的「美的世界」的話！這還是此人對別人的事，僅就此人自己而論，已成問題，光澤先生用「這得」，三層「不得不」來說明海中霧景與實際生活之「連瓜帶蒂地固結在一塊」，可見「把海霧擺在實用世界以外去看」，是多麼不可能的事；光澤先生此「例」並不「實」。即說可能，則此人此時在此情形下連他自己已在生死關頭上，船一沉，他也完了；這「最」有修養的人也「祇能」作到鎮定的功夫，他卻能置自己的生死於度外，不顧危險，「處之泰然」，換一個觀點，不為憂慮休戚的念頭所擾，「一味」欣賞，用生命來換這種飄渺幻的極愉快的經驗；這是要美不要命，寧願熟視自己的死亡，而不願棄美的世界。真是極難能而太不可貴了。

假如真有人能如此，則其人必非常人！——如果他不是神仙的話，就是心理變態了。

難道美感經驗是一種變態心理而「文藝心理學」是一種「變態心理學」(註一)？

光澤先生所舉的例子太不近情理了。

但是在「孟賢文鈔」(或「我與文學及其它」)下(同)裡，卻另有一段較近情合理的說法。在「從「距離說」辯護中國藝術」一文中，光澤先生也是舉這海霧的例子稱「心理的距離」的。把這一段和「文藝心理學」裡的對照來讀時，可見雖字句相差無幾，但有兩項極重的差別：一是光澤先生說的是他自己的經驗；另一是感到美的愉快時并不在船上，而是「站在乾岸上」的(註二)。

這差別之所以重要乃在於經驗既切身，故而近情；不穩定多能欣賞的心情是在兩種環境中，船上與岸上的情境不同，則所達成的觀點不同，心境不同，

於是「乾乾在岸上」自然能够欣賞在船上所不能欣賞的海霧，自然能够一味欣賞，泰然愉快，毫無不合理之處。

然而在此比較兩篇文章之後，看光澤先生的解釋，似乎他並未意識這實際的差別，只認為「完全是由於觀點之不同」。

「完全是由於觀點之不同」？不是由於實際上的情境刺激的差別？

光澤先生對於心理學是有專門研究的，拿「這」這種簡單的問往來和他討論似乎難；但不從情境刺激就無從解釋心理狀況，這道理光澤先生絕非不知。

是否因其太平常，太淺近而未採用？

如果不是，倒要從光澤先生的哲學觀點上求他作「觀點不同」之論斷的根據。如果他並不否認「存在決定意識」，何竟至認為兩種心境，兩種事實的不同，「完全」是由於「觀點」之不同？——其論斷之前提，根據如何，顯然可見。

因此，無論他對康德、黑格爾、克羅切一系相承的美學如何「懷疑」，如果他不敢棄前提，根據則所有的「糾正」，都止於為「補充」(「文藝心理學」作者自白)，而他在根本上，仍是機械、形式、觀念主義的美學家。

光澤先生自述他的美學是「一系開一切哲學成見」，「從心理學的觀點研究出來的」。如果他真無哲學成見，嚴守心理學的觀點，何至竟置「刺激與反應」這樣基本的則律於不顧？

這定律與他的論論極難並存。

註一：光澤先生之心理學著作。

註二：原文為「我在船上碰過霧」，及「我也站在乾岸上看過海霧」。

三 兩說的背景

光澤先生的見解，使我們很容易想到馮友蘭先生。「新理學」第八卷，「藝術」中有許多話可供我們參考。友蘭先生在比較藝術與哲學的異同時，說哲學活動為「思」致，「心觀」；藝術則為「想」象，「心賞」或「心玩」。

「哲學講理，使人知；藝術不講理，使人覺」；此是其異。然「哲學家與藝術家對於事物之態度俱是旁觀底，超然底」；卻是其同。因此：

「如一個人是哲學家，或在一方面他是哲學家，則此人以此方面必持超然底，旁觀底態度，否則他不能有哲學。一個藝術家，以藝術作品表示自我的經驗時，亦隨時將自己置於旁觀地位，以賞玩其經驗，否則他不能有藝術作品！——詩人可作一詩以表示自己的怨憤，但作此詩時，必將其自己置於旁觀地位以賞玩此情，否則他只有痛苦流涕之不暇，又何能作詩？藝術家不能離開自己之經驗，但可暫時將自己置於旁觀者之地位，猶之哲學家不能離開宇宙，但其就宇宙時，必須暫時將其自己如不在宇宙之外」。

友蘭先生，爲衆所熟知，自命其「新理學」爲「最哲學的哲學」，而在他的看來，哲學又是「空談」，是「經度涉談」，「不着實際」之學。光潛先生的見解與他在「新理學」中所說者雖未必盡同，但在所繼承的思想，若干的基本見解，尤其是現在所引的話上是相通的。把光潛先生的見解與他的聯和比較，可見。

兩位先生同主張超越旁觀。光潛先生說：「讓『我』跳到圈子以外，不當作世界裡有『我』而去『看』世界」；說：「我不是世界大舞台裡的一個演員，卻站在台下旁觀喝采」；說：「不能持冷靜的客觀的態度的人，毛病都在把我看得太大」；均見：孟實文鈔，談學文鈔的甘苦；友蘭先生說：「觀視其自己如在宇宙之外」；說：「說累人的情感：有『我』的成份在內，是有私意底。有『我』的成份在內時，我的心即不是廓然大公」；（新世訓，同情理）；兩位對於我與世界的關係之態度是一樣的，只是一位從哲學上說起，一位從藝術上說起而已。光潛先生贊同以「主觀」爲條件的「不動情感主義」(The-qualitatively) (文藝心理學，第二章，美感經驗的分析) (二) 心理的距離；詩論，第三章，詩的境界——情感爲對象；孟實文鈔，詩的主觀與客觀）；友蘭先生贊同了有情而不爲情所累」的「無情」(新世訓，同情理)；兩人對於情感的態度也頗有近似之處，只是一位是在藝術上說，一位是在生活說而已。兩位看藝術更頗有一致之處：光潛先生談「藝術之美」(給青年的十二封信，附錄)，友蘭先生談「無字天書」，「無聲之樂」(新理學，第八章，藝術)；又同談「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如尋他們兩位所共同繼承的：

關於藝術之極致者，同源自「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其名」。關於生活方法爲態度者，同來自「朝徹」，「見獨」，「外物」，「齊物」，「心非」，「坐忘」。對於「天地與我爲一的，萬物與我并生」；「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儼倪於萬物」；「不讓是非以爲世俗處」的話，他們兩都不懂熱讀，而且神往。

通過比較，從兩位見解之相通處，我們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光潛先生之理論之歷史的根源與背景了。

至於乘戰先生的話，會立即使我們想到若干位時賢在近年來所提倡的「生活三度說」。亦如衆所熟知，持此說者認爲「生活態度」是廣度與深度的基礎(茅盾：論所謂「生活的三度」)，主張「貼近」，「執著」，「反對」，「超越」，「旁觀」。就藝術方面論，項黎先生在「論藝術態度和生活態度」中認爲超越旁觀既不能充分了解現實生活，又不是真實的藝術態度。光潛先生說：「……一味用客觀的態度去欣賞它。這就是美感態度」。項黎先生則說：「這種旁觀的態度不是真實的藝術態度。首先是何以見得對現實生活保持旁觀態度而能充分了解現實生活呢？所謂旁觀態度豈不就是努力把現實的一切從自己抽開使自已相信，這一切對於自己是沒有關係的麼？假如看到被壓迫的

受難者，首先使自已相信，這受難者和自己毫無關係，那麼他比那把這受難者的痛苦看做好像就是自己的痛苦一樣的人，反而能更多了解這受難者的過和心緒；而對受難者而用旁觀態度從容地觀望玩味其痛苦，那豈不只是冷淡的，乃至是殘酷的表演麼？冷淡與殘酷難道反而能助長真實的藝術麼？」

而且所謂站在現實生活之外，同時還又表示站在自己的現實生活之外。自己在實際上，還是生活在現實之中，仍不能不從現實生活中興起愛憎的情和是非的理想，那麼要說現實生活的旁觀者，就不能不對自己從現實生活中所興起的感情和理念也採用旁觀的態度。這就是說，一面在實際生活中不能無所愛，無所憎，無所非，無所非，而却又努力使自已不爲這些感情和理念所束縛，努力擺脫出去，反身自察，玩味自己自感情和理念，就好像玩味自己無關的別人的。——這是何等可怕的人格的二重分裂啊！這豈不是不戰不戰就於現實的愛憎與是非的儒怯的表示嗎？但藝術難道不是產生於對現實的執著的愛憎與是非的儒怯的表示嗎？與蔡元培先生的「事關熱烈千萬人的死亡」又何等一致？這些話雖未把批評對手提手提名，俱與光潛先生的理論針對着：蔡元培先生雖未直接引用，但必在要點上同意。所以蔡元培先生以「放棄生活上的功利觀念」實備光潛先生、項黎先生則從正面說「爲了根本反對超然旁觀的態度，人們提出藝術的功利態度」，說「藝術供千萬人民大眾來欣賞，對手第人發生感染，鼓動和脫服的作用。這裡就有藝術的社會的革命的功利性」。在「一功利主義」而反對「死心說」，兩位的主意是相同的。

透過朱黃兩先生的爭論，我們可以見到他們兩位的見解反映着中國當前的兩系思想，涉及藝術思潮上的許多問題；爭論者雖只兩人，背景却極廣泛。所以，評斷他們的非非，並非易易。

四、藝術態度和生活態度

藝術和現實生活本是相輔相成的。不要說藝術反映現實，表現生活，藝術生活也是生活的一方面，藝術本身都是現實的一部份。不但怎樣的生活態度可以決定怎樣的藝術態度，藝術態度也反作用於生活態度——藝術的機能，都在於此。

這，我們就可舉光潛先生自己爲例。在「孟實文鈔」，「談學文鈔的甘苦」中，他坦率地承認：「一般人常說，文藝是一種避風息涼的地方，在家務繁瑣時，它可以給我們一點安慰。這話固然有些道理，但亦未必盡然」(註三)。「無論對於人生或是對於文藝，不完全的認識常常容易養成不健康的心理狀態。我自已對於文藝不完全的認識成兩種可悲哀的隔閡。第一種是書本世界和現實的隔閡。……天天在史詩，悲劇，小說和抒情詩理我情感，無

形中就造成另一世界，把自己禁錮在裏面，回頭看自己天天接觸的有血有皮的人，反而覺得有些異樣。……得到文藝世界，你就要失掉現實世界。……蝸牛般的本來藏在硬殼裡，它偶然伸出去探看世界，碰上了硬棘的刺激，仍然縮回到硬殼裡去，誰知道他在硬殼裡的寂寞？

「我所感到的第二種隔閡可以說是第一種隔閡的另一面。人本來需要同情，路走得愈窄，得到同情的可能也就愈小。……一個人在文藝方面天天向深刻微妙難處去，在實際方面他就不免把他和他們的鄰人中間的牆壁築得一天高厚似一天。……比較得意的話只好留清說給自己聽了。」

「得到文藝世界，你就要失掉現實世界。」失掉之後所形成的「可悲哀的隔閡」與「硬殼裏的寂寞」，這種「不健康的心裡狀態」光潛先生已慨乎言之了。

藝術的機能是在造成人間的隔閡嗎？在高案論裡，截斷同情，使人得到了它就被禁錮而失掉現實世界嗎？是……

且慢批評，且聽另一個聲音。

項軍先生在「論藝術態度和生活態度」中說：

「有人努力使自己的生活不是依據這一個現實世界，而是依據於另一個世界的。而藝術呢，也不是表現這一個現實世界的生活，却是幫助人超脫到另一個世界裏去的。……我們說這是一種生活態度，因為他實際上仍是生活在這一個世界中，而向另一個世界逃亡不過是其主觀的幻境而已。所以我們有權利說這種生活態度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虛偽的，其錯誤與虛偽，正是出發於同一來源。對於藝術，也可作同樣的說法。想把藝術和現實生活脫離的那種態度，也可說是錯誤的，而且是虛偽的。因為從這種態度中產生不出來真實的藝術作品。但對於虛偽，錯誤的藝術態度，人們常可以有更多的理由來補救，而那種精於的生活態度，也就往往逃避到藝術的領域中來求存身之地了。」

「於是，本來所謂藝術態度，應該就是怎樣的生活態度來對待藝術的問題，……而現在却被人把藝術和生活態度獨立了起來，並且反過來，實為是應用這種藝術態度來對待生活了。」

這話或不是全對，但其主要的地方並不錯。

光潛先生就是個例子。

他以自己的藝術態度來對待生活的結果，是頗可驚訝的。試看：

「較深的修養似乎能打通這種隔閡，不過關於這一點我祇好自招愚昧。上面的一番話也不盡是酸辛語，我有時覺到這種酸辛，也許就是一種前覺，我的用意尤其不在咒罵文藝。我應該感謝文藝的地方很多，尤其是它教我學會一種觀察法。一般人常以為既有科學訓練就可以養成冷靜客觀的頭腦。拿自己的前後比較，我自覺現在很冷靜，很客觀。我也學過科學。但是我的冷靜客觀

的頭腦，不是從科學得來，而是從文藝得來的。凡是不能持冷靜客觀態度的人，毛病都在把「我」看得太大。他們從「我」這一副着色的玻璃鏡裏看世界，一切事物於都是都失去他們本來的面目。所謂冷靜的客觀態度，就是丟開這副玻璃鏡，讓「我」跳到圈子以外，不當作世界裏有我而去看待世界；這是把「我」與類似「我」的一切東西，同樣看待。這是文藝的觀世法，也是我所學得的觀世法。我現在常常嘗試的方法看一片園林，或一座房屋，拿看小說和劇劇的方法看一對男女講戀愛或是兩個老親深算的人鬥手腕。一般人常常實際人生的態度去看戲，看到曹操奸滑，不覺憤恨填胸，本來是台下的旁觀者，卻隨隨欲試地想跳到台上去，把演曹操的脚色殺死。我的辦法與此恰恰相反。我本是世界大舞台裏的一個演員，卻站在台下旁觀喝采。遇着真正的曹操，我也祇把他當作扮曹操的一個角兒看待，是非善惡都不成問題。……戲裏戲外大可不必，祇覺得他有趣而已。我看自己也是如此，有時忽然發現自己在扮演小丑，也暗地裏冷笑一陣。

「有人罵這種態度『頹廢』，『不嚴肅』。事關情分，我不願置辯。不過我可以說，我所懂的最高尚的嚴肅，祇有在超世觀世時纔能經驗到，我如果有時頹廢，也是因為偶然間失去超世觀世的胸襟而斤斤計較自己的利害得失。我不敢說它對於旁人怎樣，這種超世觀世的态度對於我却是一種救星。它幫助我忘去許多痛苦，容耐許多人所不能容耐的人和事，並且給過我許多生命力，使我勤勤懇懇地做人。」

我之所原抄引這極多的話者，就是，無須再用任何說明，從光潛先生這寥寥中，已經說明了藝術態度對生活態度的作用何等強烈！因為他超脫距離的藝術態度，養成了光潛先生的「超世觀世」的生活態度；竟至以「慶幸」為「痛苦」，甚至於「遇到真正的曹操」，「祇覺得他有趣而已」，「有時忽然發現自己在扮演小丑，也暗地裏冷笑一陣」！這樣的生活態度，真是令人驚異！如此，則孤立與孤獨，超世與避世，冷靜與冷淡，渾厚與渾厚何別？……願惟幸處，不便囉嗦，然「超世觀世地做人」的人能如是乎？可知是乎？

光潛自己，祇已經說明了藝術與現實的「距離」不但未知所說的「隔絕」，反而證明了他的藝術態度已作用於他的生活態度，使他自己「孤立」，正如他在「實文抄」，「詩人的孤寂」篇中所說的詩人：

「詩人有其『孤高自賞』麼？他看見常人不能見的景緻不會把它精繪出來麼？他感到常人不能見的情調不會把它抒寫出來麼？他心中本有若何若何的熱望，要天下人都能同他一塊兒歡欣感泣，但誰能跟他上千九天下下裏裏溝通了在心靈探險的途程上，詩人於是不得不獨立了。」

「說無事『孤立自賞』，怎樣會『實世獨立』的呢？是因為『自我主義』，這就是標準而不是修飾的答案。」

「……這種藝術態度就是失却對現實生活的勇氣，想把藝術與現實世界

的表示，那麼最後，假如不是對這虛幻的藝術境界，感到幻滅的悲哀，那就一定會漸漸地而安之，以為對現實生活不必負什麼責任，便把這種勞動的藝術態度，化做藝術的生活態度而對現實的一切是非善惡，包括自己的現實生活的高下進退在內，都造成了冷淡麻木，無所不可，無動於中的態度，這是生活的墮落，同時也是藝術的墮落。

光潛先生的「甘苦」不是「感到虛幻的悲哀」又「漸漸地而安之」嗎？

註三：光潛既知「文藝是一種避風息涼的處所」的話「未必盡然」，却在「文藝心理學」中說藝術是「要替人生造出一個避風息涼的處所」；所以就難免不有得不到「安慰」，及覺得「寂寞」的矛盾了。

五 「距離的消失」與「界限的衝破」

光潛先生的問題在於先之以「距離」把藝術與現實分成兩個世界，然後以「超脫」與「孤立絕緣」把兩個世界的關係「一刀截斷」；於是「我」的心身便分在實際與假象兩個世界中「兩行」，結果是「失落現世世界」又「失落自我」。因此，才用「超世觀世」的方法，把現實世界也看做藝術世界，以解決矛盾。然而，這樣一來，不必「回到實用世界」，已造成了「距離的消失」。

這還是這樣的：在「超世觀世」的方法看現實世界，實際生活以後，方其初，把它當作「一種遊戲」或「一種遊藝」，結果是「世界即舞台，人生真戲劇」。是否「超脫」且「不離」且「不去」，但這樣一來就現實世界變成文藝世界，實際生活變成藝術生活，兩者混同，實際的變成了假象的了。於是，「我」與「世界」的關係，在「超脫」一切，「神神親照」時，「由物我兩忘進到物我同一的境界」(文藝心理學，第三章，美感經驗的分析)(三)物我同一(移情作用)，這正是「天地與我為一」的境界。因為，「物我兩忘的結果是物我同一。觀賞者在興高采烈之際，無暇區別物我，於是我的生命和物的生命往復交流，在無意之中我以我的性格灌輸到物，同時也把物的姿態吸收於我」(文藝心理學，第一章)；至是，「我和物融和在一起，距離再近不過了」(第三章)。其實，既曰「物我同一」還有甚麼「距離」。

這正是一種「距離的消息」——由「超世觀世」，「物我同一」所形成的「距離的消失」，把藝術與現實，我與物混同了的「距離的消失」；說「距離」陷入矛盾的「距離的消失」。

陳朱實兩先生的見解是針對著的，然光潛先生的見解有問題並不能證明陳先生的對問題——他的話雖不多，但可批評商榷之點亦不少，未必即可以之為定論。如：

「在許多藝術作品中，藝術的藝術是最高的作用或程度下。」

聽人說過，在抗戰初期，上海演救亡劇，在演到最高潮的時候，演員和觀眾打成一片，一齊衝到大場前線去。在這時候藝術和生活的界限完全衝破了。如果照朱先生的心理距離說來，這劇本一定不能算其藝術，而這次演出簡直就是胡鬧。然而從我們的觀察來看，我認為這正是發揮藝術功用的最高表現。而且我認為，這個場面本身就是一首詩，一個偉大的劇。

「觀衆和演員打成一片，一齊衝到大場前線去」是否會被光潛先生認為「不是藝術」或「就是胡鬧」呢？我們不擬代為設想。不過我們相信一定會被他們認為是「距離的消失」，則可以斷言。因為，如依他的見解，「看戲到興高采烈之際，故家叫好」都算離開欣賞態度而回到實際的態度，已是「距離的消失」，何況現在不止是半場鼓掌，竟是大場前線呢？

從這裏我們可以見到，蔡元培先生的「界限的衝破」正是光潛先生的「距離的消失」；陳「距離說」與「接近說」互相針對，然蔡先生的見解却與光潛先生的有同樣的困難——打成一片，衝上前線，本是一段現實的盛況，蔡先生却說「這是一首詩，一個偉大的怪劇」，豈不也是認為「世界即舞台，人生真戲劇」嗎？這豈不是和前段所述的先潛先生把藝術和現實生活混同有一樣的問題？

光潛先生想把現實世界提高到文藝世界的境界，不啻形式「距離」的消失；蔡先生要把藝術拉進現實生活裏來，所以主張「界限的衝破」。兩位先生的立場雖不同，問題却一樣，因為各走極端之故，陷到同一困難中。

「世界即舞台，人生真戲劇」，藝術即生活，現實即戲劇。如此，我們又何費乎藝術？人類之所以創造「文藝世界」於「現實世界」，費極大的精力把藝術「從生活中抽出來」，所為何來？把藝術與現實生活混同了，豈不要讓現實生活話有些抽象，有些形式，也太簡單，我們打算在下篇中，具體地，實際地引中一節。

(二) 知新學科

地球的新測定

據科學雜誌左托夫教授，對地球形狀及面積，最近發現新的數字，據伊氏計算，地球不但在兩極處為圓形，即在赤道亦復如此，故地球實為橢圓形，有三個橢圓，伊氏算得赤道上的橢圓半徑為三、九六三、八三哩，較前所測定的約五哩，而赤道半徑較前所測定的約五哩，而赤道半徑較前所測定的約五哩。

目前已知數目大二十方哩。

甘德倫的定額做從

電子顯微鏡為目前人類最精細之顯微鏡，在此以前最大電子顯微鏡為十萬倍，最近科學雜誌及新博士兩氏之研究，改其為一百萬倍，其結果其大鏡已擴大至二十萬倍，以上總相稱五百萬萬分之一英寸之兩點，亦可明白顯微鏡，對於化學及醫學之研究裨益極大。

證明缺

柏林物理學博士海登，最近亦經約費，前已新發明一種人眼顯微鏡，它像一般顯微鏡，且可隨意許變，其顯微鏡之高，仍和顯微鏡一樣。

坦率的傾訴

印度人問我的問題

賽珍珠 (Pearl S. Buck)
著 譯

我前面的寫字台上懸着一堆信，它是逐日地增加着，都是來自印度各地的，從鄉村小屋，從屋室和城市，是男人和婦女，男孩和女孩們的孤獨的呼聲，它們從門縫中透入了美國。

這門縫是幾個月前我自己打開的，那時我每天寫些簡單的，關於美國生活的文章，在印度和亞洲其他的地方那些需要它們的報紙上連載，因為我不高興聽個人說話，我要求有人要問題的，可以寄給我，於是滿溢的信之浪潮便開始來了。

這些信非常有趣，假如我個人保有它，我便很自私。所以，我便挑選了一些出來，依着他們問的大序的多寡而排列在下面。

「由于長明好奇，」一封信如此柔和地開始，最常被問起的就是美國的民主，有一組來自印度各地的聲音，這樣地問道，「美國能解決黑人問題嗎？……請讓我們知道，在你們底社會中，對黑人機會已經有了什麼改善，我對於這些完全不知！……我不『私刑』只是用在黑人身上的。黑人是不准進入或住在白人羣中，能有一點點黑人被容許在白人羣中散步，談天和娛樂，我知道你們底國家演進有得完全的民主，你們這保有過去的特質。民主黑人是有份的！這種美國人的偏見是令人痛苦的！……美國人對皮膚顏色的偏見很深！……你怎樣解決它呢？」

對於印度人，當然，膚色問題的偏見乃是世界和平的基礎。他們不了解行動上的民主是包含有許多不平等的東西。我也不能解釋給他們聽。

第二個問題是論經濟的。「在一個民主的國土上，為什麼常常發生罷工呢？是不是一個階級，他們是剝削別的人，一如印度的那樣？」一個來自孟加拉的聲音如此問道。別的聲音也跟他的應和。

「在你的國家中，貧人和富人的關係怎樣和？富人和貴族之間有什麼差別嗎？……有幾百萬萬人死在英國的公路邊，一如我們這里那樣呢？有沒有人因為缺乏衣服和食物就自殺的？……我可否作如是想的，美國沒有人因為沒有衣食而死的？這里有無數的乞丐在街上游蕩，在你們國家里也多嗎？假如不，那末又誰照料那些殘廢的，衰弱的，無助的人們？……看見你們底奢侈的國兵和看護，我想你們的人民不會窮。他們是很潤澤而喜歡賭博的……在你們底社會中，僕人底地位如何？他們是不是也像在印度那樣，被人虐待呢？」

「我們有錢的人不做事。他們有汽車，他們坐汽車，我們在街邊走，常常恐懼着他們會碾上我們底身軀。他們只談睡覺，享樂。是不是每個美國富翁都是如此？他不是單單享用一個窮美國同胞所出產的東西呢？」

在這些信之中，流傳着一種近乎深惡的，不可寬恕的憤怒。對於美國人對印度的自由的漠不關心——當然，也許每個印度人會感到，美國的獨立有一部或大部與印度有關。當我們正在為我們的獨立而奮鬥之時，英國已經發現現印度的富源，他們選上了這個廣遠的古代的大陸，而放棄了荒野上的小小的殖民地。——假如英國沒有發現我們，印度人宜稱道，「你們的奮鬥必失敗！」

所以，時常們作這樣的控訴，這樣要求：

「為什麼你們底人民不知道印度？……你們有許多人，甚至連印度的名字也沒有聽過，但經過我們這名字，對於我們是奴隸的，有幾有關心？他們不知道，我們底主人就是你們的朋友，英國人。啊！我底印心！可憐的印度！你們應怎樣呢？……美國怎能不理我們？據偉大的美國不會為世界的文

化，根據一個特別的計劃而採取行動嗎？……當這些美國人他們很清楚印度問題的，美國政府的大炮對印度自由的問題還不開火呢？……在這里，印度所有的知識份子都知道美國，我們底受過教育的人百分之四十至七十都聽說過美國這名字，並且曉得關於這國家的一點東西，甚至此地最小的報紙，也經常報導一點關於美國的新聞，為甚麼你們這樣不聞不問我們呢？……是不是××先生不是人民中的一份子？……你怎樣解釋他的出發點和他獻給大英帝國主權的懦弱呢？……我可否問你，為甚麼美國代表在聯合國大會上不坦白，勇敢和誠懇地支持印度尼西亞的正義的要求，而讓這每一個人類都應該同情支持的？……是不是美國人都不想知印度，抑或他們忽視了呢？……人民是不是一如我們那樣，知道英國人在印度尼西亞的行為？」

似乎宗教在美國生活中的地位，俱喚起印度人的興趣。這些問題很明顯，都是些年老的人提出的，我承認。「是不是現在美國的教育制度，使每一個普通的美國人與接近上帝，這是精神嗎？印度教在美國占什麼地位呢？……美國人民普遍的宗教觀念是什麼？」——普通美國人對他的上帝和宗教持一個什麼樣的態度，又他們對於藝術和音樂的選法如何？一般美國有聲望是否代表美國人所欣賞的音樂？一般美國政府是否代表美國人所欣賞的音樂？……

「美國的正常生活是屬實的，還是虛幻的？……請你告訴我，美國的宗教思想是什麼？是否美國先生們認為改變外國人是他們神聖的義務？……宗教在一個美國人日常生活上占什麼地位？」

青年人的來信，我發現，他們第一提到好是教育，其次就談及他們自己生活上的經濟問題。有一

碼頭挑夫，他們都是工人俱樂部藝術團訓練出來的。

蘇聯境內各民族間的爱護，國家民族間衝突的完全消滅，使地方藝術發達，蘇聯各共和國內不可估價的民間藝術使全國文化豐富起來。

蘇聯的俱樂部有一百多隊業餘管絃樂隊，演奏最高深的古典作品非常成功。例如在最近的一個競賽，莫斯科管絃樂隊，洛斯拉山頓和基輔工人管絃樂隊，列寧格勒合作社職員管絃樂隊等都參加。

許多業餘劇團達到高度藝術水準，莫斯科一製造廠工人劇團的上演莎士比亞的馴悍記，列寧格勒煙草工人俱樂部業餘劇團的上演第十二夜，Belano M. 建築工人俱樂部的上演席勒的陰謀與愛情以及許多現代蘇聯劇的演出，都達到很高的藝術水準，在業餘戲劇藝術方面有長足的進步。

工人俱樂部業餘藝術團學生展覽會也是很有興趣的一件事，有專為團內特殊天才學生設置的特別工作室。在各個城市，在紅軍部隊，在許多鄉村都有這種工作室建立的，培養青年天才的發展，工作室有許多學習者。莫斯科蘇聯工會中央委員會藝術工作室有四三二個工人，工程師，機關職員參加，其中一部人已經不用担任原來的工作，而從工會中央委員會和藝術聯合會取得薪俸。其餘的人在暇時研習，和蘇聯一切教育機關一樣，在工作室學習是免費的。

俱樂部大都有自己的圖書館，有些文化宮具有巨量的藏書，洛斯拉山頓和基輔的農業機械製造廠藏書有六六·四〇〇冊，日常借閱者有九〇〇九三人。工作的一方面是舉行通俗演講，文學討論。在一九三八年舉行關於莎士比亞，普希金，榮索托夫，托爾斯泰，果戈爾，高爾基，蘇聯詩人里耶可夫斯基以及其他著名作家的演講。

單只較大的工會圖書館(藏書超過一〇〇〇〇本)閱者數目已從一九三四年的一四·六七三·五〇〇人增至一九三八年一〇六·〇四三·一〇〇人。

業。

在一九三八年起初十個月內，列寧格勒麵包工人俱樂部舉行〇二五七次演講，總數達五五·〇〇〇人。這類演講包括很廣泛的題材。

工人俱樂部和文化宮時常舉行集會，招待全體會員和山麓人的工作而著名的蘇聯國民。紅軍中的顯著人物，著名的飛行家科學家，在生產方面達到卓越成果的史坦漢諾夫運動工人，國內的第一流演員，在北極極點工作歸來的北極探險家，都是工人俱樂部經常歡迎的賓客。著名的飛行家格羅姆夫(Grumov)高多耶諾夫(Ordynov)，已逝世的查洛夫(Chalov)以及其他全球知名的蘇聯飛行家曾經對無數的俱樂部聽眾演講他們到北極極點的飛行。

國內最有名的演員，藝術家，作家也對俱樂部聽眾演講，和聽眾討論，從工人方面，他們得到很多對藝術創作有重大影響的建議。莫斯科建築工人俱樂部時常舉行關於新建築設計的討論，著名的建築家如艾奧芬(Elton)，摩維諾夫(Mordukhovich)。

今日牛津

我訪問牛津，事實上在倫敦拍了頓車站就已開始了。我上了火車，看見車廂中，有兩位穿灰法蘭絨和運動衣的青年人。他們最多是十八歲，看起來一眼就知道他們是大學學生，好像已經戴上了徽章符號那樣，他們正在談話。

又當火車快要開時，另有兩位青年走上車來。他們也是廿歲左右，穿著制服。其中一個是陸軍中尉，我注意他，他戴有一枚非洲星章和意大利星章。另外那位是皇家陸軍軍官。他們把手袋掛上格物架，這些手袋已經破舊的軍用手袋了。我看見他們都有一個特號，上面寫着「牛津三一學院」——他們也正在談話，涉及牛津也涉及他們共

以及其他的他參加討論。

俱樂部極力以宣揚第一流工人及工程師的成就來介紹更好更有效率的工作方法。

到工人俱樂部的人有在愉快的環境中消度餘暇的一切機會。舒適的咖啡館，舒服的休息室，象棋室，彈子戲室，跳舞廳都任由賓客享用。蘇聯俱樂部並舉行野餐，旅行，參觀博物館。以上所舉亦不過是許多事業中的幾種吧了。

在夏季，俱樂部將許多事業移到文化休息公園，舉行跳舞會，狂歡會，和其他的集會。

在人類間人的制度已經消滅了的蘇聯，人與人間的新關係已經由誠實的工作，對責任的嚴肅態度，互相尊敬，互相幫助的精神，對國家的熱愛，以及整個國家為着全體利益而進行的和諧工作而建立起來。

遍佈蘇聯的文化宮和俱樂部都是教育社會新成員的重心。

——(中蘇文化協會特稿)

李樹卯譯

忽然兩個較青年的大學生停止講話，他們也許是世界上的成年人，如果和他們剛離開學校的同學比較起來，另外兩位牛津學生，則是真正的成年男子了。他們共同作劇。過一種自由舒適的士兵生活，所以他們兩個又是另外一代人。

現在有一個重要問題。牛津大學各學院怎樣去組織起各種不同的學生集團呢？他們在年齡上，只是相差一兩歲，然而經驗卻相差得一代。這兩大團裏，一批是直接從學校中跑出來的，一批則剛從軍隊中跑出來的，他們再回到學校去，以完成他們在戰爭期間未滿的學分。現在他們一同擁擠到牛津狹窄的街道和灰色的四方城之中。

我從窗口望出去。這是一個可愛的秋天下午，教堂塔頂很快地飛過我的窗邊，在日光下閃着白灰色。

那兒有矮小的基督教堂尖頂；有四個堅固的，四方尖的山塔，和遙遠的，纏繞着山頂上的樹木的，美麗非凡的馬道塔。我繼續望着他們，因為

我告訴我，不久煤氣廠就會做滿的。出了車站，我第一個看到的是一位大學生，他穿着一件短黑外衣，裏面還有一件軍衣。還有其他的人，裏面則有海軍制服等。此處則有些平凡的學生，他們穿着平民的服裝。他們都走在路上，路上塞滿了人——有來自倫敦的難民和高比的工人。

商店中堆滿了許多貨物，不過買東西不定全有，因為現在掛着各種的字條，上着「無外賣」，「腳踏車現在缺貨」……等。只有那些大學女生是一樣。她們戴着美帽子，穿着長裙自由車——他們奇異的外套認使一位美麗的女郎變得更漂亮，否則可使一位平凡的女郎一變而為淑女。

我在國王聖德華大街上走，看見一張古老的招貼，說將德士旅店有空舖位，時至今日，它還沒有給除下來，很陰森感——如昔日。在牆上末端有奧列爾學院（Ortel College），它很正當。大學生們剛划船回來，他們擠進大木門，面上還是紅紅的，流着過汗，穿着黑皮鞋白划船襪的上腿，露白得發。我也跟他們一齊進去，去訪問他們的教授。

奧列爾是一個小型小學院，其歷史和該大學一樣。現在它們的寄宿生，只有應有學生的一半，但只要軍隊復員後，馬上就可增加，學生中有三分之一是直升升學的，三分之二是從部隊中回來的。在戰爭初期，他們大多已經讀過了一兩年，現在再回來繼續學業。此外還有許多客人，他們是等待着復員的美軍和加拿大軍人，他們在牛津讀過一個學期。講師和教授都缺乏，還有，內部工作人員更少。回來的學院警察已有三分之一。教授們從臨時服務于政府機關或軍隊中的職業回來了。牛津的盤現在戰爭中都分布得很廣泛，偶

然獲得成功很能充分表出自由教育的價值。例如威廉士，他離校時曾任奧頓學院的歷史講師，後來在沙漢上指揮一列裝甲車隊，更升任為蒙哥馬利元帥的情報部部長。還有狄金，邱吉爾在下院上會讀美過，他任聯絡官，能把狄托聯絡得很好。經濟學家約翰毛德曾在糧食部致力于糧食的工作。又如一位古典學者克洛登曼，現任國會議員，曾任英國宣傳部中的要職，曾用無線電廣播和小冊子攻擊納粹德國。這只不過是一些例子。

現在這些人回來，還不多，然而學院已經重新學生們繼續求學，他們戰後的學生，要繼續工作，他們從前每星期只作一二篇文，現在卻作五，六篇。

我問他，戰爭有沒有使這城市酒。他微笑着，「很少這樣的事，在那些缺乏啤酒的日子，如果誰能找到，他就算牛津的天才了。孩子們不這樣做，他們努力埋頭工作，他們備嘗艱苦工作生活，他們知道前面有好幾個苦難的頭，有些人已經結婚了，他們的妻子也搬到這里來住。」

所有大學生，有些甚至陸軍上校——這樣的人很多——也能遵守校規則，而這些校規是和軍隊的一樣嚴格。如果他們觸犯校規，他們就會為「狗」（校警的綽號）所逮捕。

甚至牛津，英倫的大問題——住，也成了問題。牛津沒有遭受過轟炸，但也沒有新建築物起好，但人口却在增加，那時各學院曾借給政府機關用過，奧列爾也是如此，現在復元至少要整理七天。戰爭時期，許多學生搬了校，有些建築物便空了出來，外面人就可找到房子。首先要讓職員來，後來又轉讓與陸軍情報部，此外還有許多官員們，不停地交流，後來搬入的還有陸軍軍醫學校，後來它又走了，飛機生部搬入，它一直住下去。

回到牛津的學生中，今年有卅一位是路德士學位的（Rector Scholae），這學期還有十九個要來，他們多是英國自治領的，美國人現在還沒有獲得這學位的。獲得路德士學位，有四位是澳洲人，兩位

是紐西蘭人。最有名的澳洲人是羅爾林的克羅那，他是著名的澳軍第九師的中校，曾于拉伊（Lai）受傷，紐西蘭人有威斯敦中尉，他曾于北非阿拉伯受傷，曾為陸軍所俘虜；另一位伯連森曾作戰于太平洋的所羅門羣島和地中海的意大利。

當我和奧列爾的教授們談話時，學生們打球回來或是上課室聽講，因而發生喧嘩聲，在泰晤士河路上，仍然走着四輪馬車，它們走過船邊時，仍用放聲簡說着話。學院的通告板，又重新貼上各種各色的通告，宣佈工黨會或保守黨會，文學會或戲劇會，法文會什麼時候開會，這些通告有些是印刷的，有些是打字機打的，各種會社和從前一樣，繼續開會或辯論會，演說家們仍舊穿整齊短領的白領帶，硬領和燕尾服。是的，九月半律，仍然是舊日的牛津呵！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八日譯于

社長章 導 發行人丘慶昌

南中國新力軍突起之

每日論壇報晚刊

消息迅速精編
文字火氣化
學術資料豐富
報紙什誌化

副刊三種
純文藝版·綜合版·娛樂版
週刊七種文字輕鬆內容充實

優待讀者八折訂閱
每月報費三千元
地址：漢民北二三六號
電話：一〇四四四

希

望

· 栖巴何 ·

我總算艱苦地把學程完結了，理
 論上現在我該做著小孩子們的導師，
 一早帶着他們在草地上把國旗升起，
 在清新的空氣里唱歌，而後聽上堂的
 鈴聲緩步到課堂，和悅地教授小朋友
 讀書，一副副純真可愛底孩子的臉向
 着我微笑，向着我希望，馴服地傾聽
 ，對我很有信賴，而我在孩子們面前，
 崇高地做他們師長，清高的身份與人
 格是由孩子們底真摯贈與給我，故此
 我對於自己過去底刻苦以及多年來在
 艱難中求學，是有了代價了。

但是，事實上并不如此，我并沒
 有做到孩子們們的導師，而且有一個問
 題環迴於腦海里至今找不到答案的就
 是：「誰要你做小孩子們的導師呢？
 誰問題在我事業之前一直未曾發現
 過了！雖然有些過激的同學偶爾地提出
 來，也當爲不急要地就拉過了，誰去把
 人愛天地自尋煩惱，下地來添增一
 番痛苦呢！故此事業那天在隆重典
 禮當中我們歡快若狂地擁護過畢業証
 書，師長們輪流訓示以後應如何爲教
 育努力，怎樣做人處世，怎樣做一個
 良好教師……又在極度快樂之中敘發
 和响亮地最後合唱校歌，好比唱道：
 「今天我還是學生，明天便是學生師
 先生了！」而後與高來烈地離開母校
 ，依依離開多年共處的同學……
 現在，我不但不但不是在想高中高底
 教師，而且是在海里那樣微乎其微底
 一個人，更不幸地是微乎其微中底一
 個弱質的女子！一切都和過去理想的
 不同，一切都是意外！

二

那是烽火連天底抗戰的初期，我
 是一個農村的小學生，是一個十四歲
 的小女孩，常常帶着我逃難，到沒有
 戰事的內地去，父親和母親因爲守着
 一些僅有的財產——幾畝田和一所
 小小的房子，不要和我們一起走。我

三

十七歲那年，我和一班畢業同
 學一齊攻升省立師範學校繼續求學，
 我們是師範生了，除了未來主人翁底
 榮譽之外，更又戴上未來師範底榮銜
 了。
 一切都如慣地做去，日子也一天
 天如流水般流過去了，但是有一種不
 可言喻底煩惱漸漸臨到身上，就是
 我感覺到已變了，我的身體變了！由
 於這，我的精神有時恍惚起來，感覺
 無限痛苦，但我永遠沒有去告訴別人。
 我患了一種可驚的病，這病是我
 從來未曾遇過的，每月到了一定的
 時間我必然頭痛如刺不能起，於是
 肚子劇痛，不想吃和不能做事，

和着哥哥時到了內地，之後，哥哥
 爲着生活，把我送進一所兒童救養院
 里去，從此就是我奮鬥的開始。
 我們日常所過的是人類最苦而單
 調的生活，吃最劣的飯，每餐只有幾
 根的青菜和可數的黃豆，穿最劣的衣
 住最簡陋的房子，然而在精神生活上
 是煥發而愉快的，大家深深知道這是
 抗戰艱苦的時期，人人都應該吃苦，
 來共同祈待一個遠大的希望。
 在另一方面，社會人士和師長們
 整天盛讚我們是未來的主人翁，抗戰
 建國的新幹部，前途無可限量底人才
 ……因此我們底物質享受是站在最低
 層，而我們底精神享受是站在最高峰
 ！我們自命爲時代的兒子，新生的主
 人，穿破不可穿的棉衣來站在原始
 的郊野上向全世界人士驕傲，驕傲自
 己底前途，驕傲自己底身份……童年
 就是這樣過去了。

這樣一連許多的天在痛苦裏發現自己
 不知從何而來許多多黑色的血，我
 怕得要哭了，但是沒有去告訴何人
 ，而病就在無可奈何中纏了幾天就過
 去了，同學們在病中很親切地照料
 着，他們替我請假，替我帶飯來吃，
 問我要不要開水，下課後伴在臥床
 上，但我不絕把我的遭遇告訴他們，我
 祇說痛得不舒服，頭痛得很！
 然而我的病並未轉好，是在一
 個月一個月的加重着，我悄悄地有一
 天去醫務所告訴醫官，醫官詳細我的
 病狀，檢驗我，配藥給我，指導我以
 後的治療，最後，搖搖頭對我說：「
 孩子，你的不幸的病是完全由於營養
 不足，完全由於沒有人指導你，你在
 每個月有些日子不洗冷水水的也跑到
 河里去洗澡，你們女同學個個都患病
 ，都是同樣的病，這都由於無知，都
 由於日積月累的营养不足，這是你們
 底無辜！」
 從此我的身體不健全，雖然有時
 藥物把我的病阻止了，但我的身體已
 經壞了！我不曉得我爲甚麼變得兒
 成一個多情善感的人，我有無可止境
 的煩惱，我衝動，我悲哀，我愛哭，
 我愛自思，我愛同情人，我失眠，我
 孤獨，我……！從外表來看沒有甚麼
 ，但內在我知道自己是一個怪癖的人
 ！變態的人啊！
 在抗戰日深一日的境况里，物質
 的困難也日深一口，我們的生活將陷
 於極度的貧乏，人與人之間起著劇烈
 的變態，常因些微底權益招致無天的
 風雨，我們的一班赤貧底人，我們除
 了自己的身體之外別無他物，我們所
 依賴的是抗戰多年來國家供給底供養

……我們這不可能全部時光放在學習上，我們像叫化子一般，眼睛常常溜到「富有人們」的身上，但是我們并未絕望。我們依舊寄託於遠大理想之中，每一個人都深知快要抗戰勝利了，勝利的來臨理想不就成了實現了嗎？希望不就達到了嗎？故此忍耐着，任由教育中的身體被摧殘着，大難當頭，誰也沒有怨言的。

然而，事實上，生命被投進深坑裡，一年比一年深下去，我們在深坑裡長大着，深坑裡深處的有一種悶人的氣息，我們摸索着……

這是半夜的時分，人從城里歸來，把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帶到這睡看了一的鄉村，帶到我們睡看了的學校，像一顆星星的降落，狂奔於整個黑暗的天空，不息的村郊上，像狂瀾，像驟雨，叫喚起一片喜躍的歡呼，由呼聲而歌聲而笑聲，爆竹聲，鳴鑼聲，擗鼓聲，及一切未經理拜的擗擊聲，燈火齊着了，四處放清光明，人們不自主地忙著，忙著走告與聽取，狗在一切响聲中也吠着，比什麼運動，人入一同獲得了意外的喜事，用盡方法也似未能表露自己興奮之高，使整條路入火中，坐不是，跑也不是，忘記了這足夜，忘記了睡，好比立刻擺脫了一切，從此沒有束縛和威權，自己那時已如置身於久別家鄉與親人之中，說情歡敘而忙顧着，忽而又似置身於僕奴之前，着他低頭無語，自己一個征服者的英姿站立着……一片熱潮

驟然吹來深秋底涼風才覺得把這熱度降下，然而太陽出來了，在彩色底雲層下長光曠曠的滑湖底秋景中，奔走無阻喜形於色底笑臉，談昨夜底餘熟復燃，而終於通衢大道，縱橫全部人間，往城裏走，到鄰村去，把所認識的人都見過，見時除了喜悅之外還有甚麼好說，但是心里焦急得很，好比馬上就要開程，動程到希望那裏去，那裏有最潔淨底洋房，任由自己居住，那裏有遍地的黃金，任由自己去滿載而歸！自己現在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憂怕，人人破格地慷慨起來，把破舊一點的衣物棄了或者送給村人，把值錢一點的去賣了，留着一些給身旁之用，其餘一切都不要了，反正目下在這里停留還有好么嗎？將來甚麼還有呢？故此，那職了，停學了，心里着急得很，希望在催着，等不得……人們由狂喜而興奮而焦燥而全部改變了，整個秩序推翻了，整個安定動起來，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像潮水漲落一般……

我們就在抗戰勝利復員的高潮中復員了，捨棄八載生底山地，回到瀟海的大城，大城有漂亮底房子，大城有光輝的燈，更有滿陳各式珍貴商品的店號，又有洋船與念馳底車，隨相光滿滿華麗麗麗麗麗……第一步踏進這城市之門，心胸自然擴張了滿足，如同理想之實現，但是，住下了，住下了，更沒有甚麼可操，更沒有黃金可戴，自己還是自己，破衣還是破衣，在街上走過，五採輝煌底顏色與面色，好比向自己讚美，一切物質與裝飾底人似乎處處朝自己來瞻仰，我只能從

我回到的仍是顯促的小屋，都市是好的，但一切與我何干？生活被金錢籠罩着，每一副面孔都那樣無情，在金錢交易時是熱的，除了金錢是冷的……一天對這都市憤憤，對人類懷疑，對不久以前無比底希望懷疑……直到現在，在似底高潮之後一個月一個月過去了，我（不，還有我的同學們）淪為一個無可比擬的可憐者，被遺棄者，才悟到一切希望原是失望，無稽而希望與鼓噪竟自取煩惱的，雖然淡淡地渡過了抗戰，儘管得以長大，並且獲得了師範畢業生的榮譽，但於我又何益！

但是，我將從此失望下去嗎？不，我還想生存下去的，戰時把我磨得鋼一樣，我相信我可以揮扎一下的，現在，我已不是兒童了，也不是年青的學生了，我可稱為一個有學識有教育口女子，我該沉着地來把握自己，使不致盲目空耗這一生，加之，命運之神把一切險惡投諸於我的身上，我是如此孤單，前面展開着一片天涯落薄的生活，怎能不更堅定一些呢？哥哥時常安慰我說：「讓一切暫時過去吧，咬緊牙齒做人，或許有一天為自己的毅力戰勝一切的，那時，如果爸爸沒有死，都總可以嘲笑，田舍被人霸佔了，都可以取回的。我在每次聽到哥哥沉重而真切的言語，把牙根咬緊了，內心流着淚，外表低着頭，不作一聲，但是我深感他的意向的。尤以他每次自戶外歸來，陳述為我求職的經過之如何凌厲的或委婉的遭人拒絕，像一把小刀打背後向我

東牙，才及北牙林吸成。

五

終於，轉機臨了，像一陣久旱的甘霖，遍地再現春色，死了的希望，又回來了。

報上登着業業院招考女職工的廣告。

哥哥自街上飛奔回家，手里拿着一份報，喜悅地告訴我，說出院院里他有一個很好的朋友，大約求他幫幫忙是不成問題。

我讀着報上的廣告……粗體文字，儀態端正……年齡十八至廿二歲……，靜靜地哥哥的喜躍，又像千百張小刀向我刺着，數秒鐘之後，我五色隱現，燈光，充斥滿放揚的音樂聲，抱着娛樂目的底觀衆湧入院，男的，女的，我忙為他們引位，他們把香氣與笑聲帶進這黑暗里，我把任務做完了站在黑暗的一角……

哥哥又向我說：「你必然要把這機會的，但是你還沒有把頭髮電了，而且你這種學校制服式的衣服是不適宜於進行求職的！」又一把小刀插進我底心？我們女子和男子只有生理上的區別而已，其他有什麼不同呢？我真正向沒有預備將自己身體裝扮成有顏色香味的東西，來供他人的賞玩，但哥哥哥一提及，就比他代表業業院向我警告似的，在我面前站着一個權威之神，命令着我：「你，如果不打扮得成一個玩具似的，我不給你職業，你應該知道你是個美麗底少女，少女有了打扮才容

易受人歡迎的——我撫一下自己直垂的髮，撫一下自己的破布衣，和褲腳底下那粗黑的面，我不禁哭了，伏在有一條背的椅子上大哭，心里即時要把一切痛楚哭出來……一直等到我把頭拾起來的時候，哥哥已不知何時出外去了。

當天的午後，我在床上把身體轉過來，發見有一包東西放在床沿上，隨手把牠拆開，是一幅有大花案的紅布，我正奇異這東西的來源，哥哥從隔壁的板縫裏透進來說：「文，把鞋子穿好，我陪你一塊兒電氣去，你不要再固執了，一切哥哥聽你的，你生活不不得不出就一下，哥哥在人海裏早已磨得頭皮也發亮了，反正錢已從朋友裏借來，等會還够和你買一雙鞋子的一。哥哥的話，不禁使我的淚又落下來了。」

數天之後，這是一一個明媚的秋天底中午，我穿上新製的紅衣，用鏡理一理新電氣髮波，而後在臉上塗上一層粉，再加上胭脂和口紅，決心要把自己裝成上舞台一樣，和原來的面目完全不同了，這假面和其面的不同，好比告訴我不久就要踏上虛偽的平里，和虛偽的人合羣來做虛偽的事，哥哥在我身旁指導着化妝，最後說一句「可以了！」於是我就離家向通往戲院的路上去，走路時滿身覺得很，頭上好比戴着一頂帽子。

戲院的休息室早已坐着一排排的候演者，都是扮得五顏六色的女性，我守規的在門口領到一張候演証，上面編着第五十四號，我拿着候演証到不相識的女人羣中，各種相類相疑的眼光，付到我的面前，我巴

眼睛移到天花板，開始檢討濟鄰坐的印章，她們有比我老幾歲，也有比我小些或者同一樣的。

鈴聲呼着五十四號，我懶着休息室通上小橋的門口走去，樓上正中只有一桌一椅，坐着一個四十來歲的中年人，一派「紳士」的氣概，我站在桌子的左旁，他用眼睛把我全身打量過，檢出了我假名的表，問道：「你是凌彩文嗎？」

被縛者

梁寒淡

太陽從張開了臉，城郊的公路已擠滿了熙口攘攘的行人。走警報已成了市民們的日常生活，無論有沒有警報，大家一早便照例離開市區。在公路上，左右兩旁都是故衣櫥，花花綠綠的，擺得滿目琳瑯，然是好看。

好些說得會使你發笑的廣東國語會在許多外省的商人聲中出現着。那所在，無時不有奇怪的事物出現。突然，一羣人圍着一個人跑，幾個人像風似的向人們的眼前溜過，許多無聊而喜歡熱鬧的行人，也飛步地隨後追。

「結了婚沒有？」
「沒有」。我的臉紅一紅。我不習慣。

「你是在××師範學校的嗎？」
「是的」。我的心為這一問難過得很。

「好吧！你回去等着我們的通知書。」
我離開了戲院，好比囚犯受審完後一樣！急急跑回家去，咬緊着牙齒祈待將被裁判的命運。

「啊！探水哩！」
「啊！捉着他了！」
幾個笨拙的人跳了下來，一羣人手執着一個滿身濕透了的漢子，跟後還有一兩個人滿是了身的，但看他們是呈露着微笑的臉，當知他是參加水戰的戰士。

其中有一個人很起勁的，連自己的褲帶也解了下來，把那笨人的公敵縛着了，縛的方法是重新綁的，把兩手圍着腰才下縛，把他縛成一個球形，這樣便可以推滾自如，一方面被縛的人無從轉動，看的熱鬧人也驚有趣。這種縛法名叫「猴子偷桃」。

「甚麼？原來是你嗎？你該吃一點點香醬！」有一個人竟惡狠狠的拿着一塊破瓦片拚命滿溝的亂丟去，他

「兄弟！可憐我吧！」那被縛的在示弱的哀求了。
「現在才求人可憐！」另一個旁觀者咬牙切齒的連那被縛者的衣裳也撕破了。

「你累得人少嗎？你的扒手術好，聯同妻兒去作小偷，我們的故衣行給你寄盡了。」有人說到這裡，四週竟嘩然響應，罵他罵更多，賞他耳光的人也源源而來，糞溝的蛆虫早黏滿了那被縛者眼睛了。

好一個大的汚泥溝，有人竟提議把他推了下去。
「喂！諸位！國有國法，大家不如此的！」人羣中有個穿公務員制服的智識份子查提示警告來。

「誰縛着他的？」
「誰也沒有回答他，拚湊着的人羣只有不負責任地哄笑，連那發問的警察也被他們笑到怪難為情起來。」
「他犯了什麼事？」
「他搶人家的東西！」
「他搶誰的東西？」
「我不知道。」有人這麼一答，又弄得那拚湊着的人羣不負責任地哄笑。

小城的悲劇

· 慕容愷 ·

謝淑真這幾天精神有點恍惚，她自從發覺自己有了身孕之後，心里更加難過了。

她做了縣城里的唯一的錢莊經理羅富昌的第四房妾侍，還不過是最近一年的事，就是這件事就常常使她偷偷地哭泣，她并不是自願這樣做的，她本來是丈夫過番去了十多年，打仗以後便沒有音信，一直捱到打仗完了，還是受不住族人的威逼利誘，硬把她嫁給這位天外飛來的有錢佬做第四房妾侍。她自己還是常常爲了想念自己的丈夫，傷心得不得了。但有時她也這樣自己安慰自己，誰叫你丈夫不爭氣，不寄家用回家，而致引起族人的迫壓呢，當然，做妾侍的生活也不是人道的，所以，到傷心的時候，她就偷偷地流淚，學自己的命運不好，所以才受這個苦。

現在，她的矛盾更深了。假如她的丈夫突然有一天要回到鄉下來——她是常常這樣幻想着的——而她又另外一個男人生了個孩子，她再有什麼面目見自己的丈夫呢？所以，她更顯得悲哀了。

今天，正在她倚在窗前凝視花朵的白雲的時候，得意忘形的錢莊經理羅富昌先生，却一把的擁抱着她，怪

聲狂笑地對她說：

「真，你在想什麼？哈哈！」她扭轉身來，正對着一只大肥豬樣的滿身銅臭的經理先生，她打了一個冷戰，而且厭惡地走開了。

羅經理翻下臉來，就是一付鬼神惡煞樣，他不笑了，而且大聲的罵道：「你發什麼脾氣，臭丫頭，不早聽我的就是一臉霉氣，鬼神鬼樣，真是生來賤骨頭，不打就一身癩癩了，是嗎？」

受了委屈的她，心里想哭，可却哭不出來。這時候，她想起這只肥豬在擄仗的時候，忽然從天外飛來，那種不可一世的氣概，隨後在一個偶然的場合遇見了她，便死釘着她不肯放手，一方面用各種辦法去獲得她，一方面在她面前裝出那種百般奉迎的醜態，那時候，他是怎樣的對她；而現在她入了他的門做妾侍，却又是如何的忍受着他的各種非人的待遇，她越想越覺得痛恨這沒了良心的只管肥刮的一銀何仔了。可是，千百年來加在女人身上的種種的苛虐，使得她謝淑真這樣的女人，在這樣的男人面前，變成了一個敢怒而不敢言的弱者，已經沒有反抗的能力了。

羅大經理還在發脾氣，一把的拖

引力

力衡

爲甚麼又離別家鄉，娘不寧你拿錢回來吃，要吃飯也還有飯吃，再不然也還有雜糧。

娘的心包過了你，孩子呀！可是你總是浪子不想娘！在甚麼地方甚麼時候失去了甚麼？你急急於要到他鄉？

我知道的心天天在掛我，可是我的心天天懷念海洋。娘的要力比不上海洋的大，于是我就離開了家鄉。

他總難沒有爲我備有米糧，但空氣總該有著滋養？甜呀香呀美味呀！但失眠之夜娘的要力忽又牽動我思鄉……

九月廿九日

主張似的。

「你們又沒有人備爽快直爽的告他，你們一定要找出當事人併他上局理論才是合理的。」

「誰肯去！人家不要做生意嗎？」這一答又惹起衆衆們強烈的笑聲。

「喂！兄弟！你把他送去警察局好了，請你拿這名片去見所長，說這人在場日擊，那被縛的人是因揀東西被拿的。」

警察接過那空公務員制服的符號份子的那張名片表示無限的感謝，因有人替他解了圍了。

衆衆熱烈的鼓掌聲中，那穿着公務員制服的符號份子去了。

衆衆熱烈的笑聲中，那警察解着那「猴子偷桃」的縛。

——寫於盛城，（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三夜）

先聲印務局

承印 中西 大小 文件 表冊

棧路西路巷門牌廿五號
重話：一六四八

了過來，狠毒的擰了她一把，和這
樣說道：

「你要撒嬌，也要裝得像個撒嬌
樣。我那點待薄了你，要你給這面色
我。哼！老實告訴你，我要你生就
生，我要你死就死！要學乖一點，
我總少不了給你一點好處。如果還是
天天這樣黑口黑臉，惹得我發起脾氣
來，那你就自討罪受！」

她像一頭被玩弄的小家畜，哭也
不是，不哭也不是，就是這樣呆呆地
一聲不作的站在那裏，流淚連自己肚
子裏去。

「好！今天我要緊事，且放過
了你。記住！你今天好好的給我收
拾乾淨那邊書房，下午就有客人來呀
！」

說完之後，魏經理便出門去了。
現在，她本來可以大大的哭一場
的，可是，感情已被暴虐的手腕所練
得麻木了，早已沒有眼淚了。

於是，她走進了那個被指定要她
收拾的書房裏去。

這是一個精緻的小房子，四壁掛
着一些附庸風雅的中國字畫，這些都
是魏戶所賞有的點綴品，隨處有一
張加大的楠木書桌，旁邊有一個公文
架，再旁邊就是柚木書櫃。

她坐在桌子前邊的圈椅上，好久
會沒有想甚麼和做甚麼。

一種奇臭的液草味刺激着她，桌
子上那班灰塵的塵蟎使人討厭，於
是，她首先對這醜惡的小窩開始了她
的清除工作。

把書桌收拾好了之後，她忽然想
到那四個抽桶裏放着全是一些廢紙，

風從窗外吹刮進來，剛巧把抽桶裏的
廢紙，吹得亂七八糟。反正是無聊得
很她耐心的將一張一張的把這些廢紙
整理一下。

可是，奇蹟居然這樣發現了。

她在廢紙堆裏看見了一張借據的
字紙，那上面清楚寫着丘正光從南
洋來佛寄回來給他的妻子一筆家用，
數目是國幣五萬元。她擦了一下自己
的眼睛，再仔細的看下去，日子是三十
四年十月。這一來，她的血在滾沸的
流着。是可能的嗎？丘正光這三個字
和她自己的丈夫的名字一筆一劃也沒
有差錯，而且她自己的丈夫丘正光也
正是僑居柔佛的。最使她驚奇的，還
是這筆款子到來的時候，剛巧是最困
難而被族人半強逼的要她嫁給這位錢
莊經理做第四房妾侍的時候。她簡直
發瘋一樣的跳起來了。後來她又不
向這張廢紙發瘋，這時候她已經不能
不相信了，因為同樣的清單，她發現
了五六號，都是這一年之內。

這時候，她完全不能支持了。

她出了這所有的匯單，跑回房裏，縮
在床上獨自思索着。她已經漸漸澈底
的明白了，可憐的是這層層在外的
自己的丈夫，他還照例的把家用寄回
來，却不知道在唐山的故鄉却見這樣
的一齣的悲劇呢！她又恨又怒，全身
發抖，用自已的牙齒在自已的手背上
咬下很深的一個牙印，隨後又把枕頭
的蘆花弄得一個牙印到處都是。擾亂
了一種被玩和被欺騙的自覺，擾亂
了她平靜的心情。她不可能再使自已
忍受這可怕恥辱。可是，她應該怎
樣辦呢？她首先想起這居海外的丈夫

辛苦錢，幫助着自已的妻子在家鄉里
的生活。這是多麼殘酷的打擊啊！假
如他知道了，他會怎樣的想：她是對
自己的丈夫不貞了。可是，這是她的
過失嗎？她想不通，她非常騷亂，用
自己的雙手用力批着自己的頭髮，用
自己的拳頭捶着自己的心胸，爲了使
自己得到片刻的寧靜，好想一想自己
以後的許多事情。她越焦急，越感到
騷亂，她已經做了仇人的妾侍，雖然
是仇人逼着她這樣做的，可是，她竟
然和這個丈夫的仇人。這個自己的仇
人，共養了一個小孩子，這個未來
的小生命已經有了五個多月，再過一
個時候這孩子便會生下來，而後，將
不能再見自已的丈夫的面了。

她想哭，可却已經沒有眼淚。忽
然，她站起來，眼裏閃着可怕的光芒
，於是她瘋狂一樣的，凡是她的手所
碰到的東西，都給她撕碎了，摔碎了
，然後，還要用雙腳踐踏地踐踏那些
破碎了的什物與傢俱，彷彿踐踏自己
的破碎的心，這些一種多可怕而瘋狂
的情緒啊！

正是這時候，錢莊經理魏富昌先
生和他的幾個生意上的朋友，有說有
笑的喜氣洋洋的回到公館裏來了。
當他踏進書房，那亂七八糟的情形，
已惹起了他心頭的一股無名之火，他
還來不及讓自已的人客飲茶呀，
便一肚氣的氣沖沖的進房裏來了。

他一把抓住他的頭髮，扯了扯站
起來。可是，却意想不到，她發狠的
給他一連幾個巴掌，還沒有給他一個
思索的機會，便將那些清單擲到他那
肥母豬一樣的大肚子上去，再加上用
力一推，便掙脫了他的雙手，她瘋狂
一樣衝出房門去了。

第二天，在錢莊經理魏富昌先生
的公館里的一口水井里，撈起了兩截
真的屍首，沒有一點排場的，就把她
埋埋了。（三十五年九月寫在颶風之
夜）。

金城金鋪

廣州市惠愛中路九十九號

專營：
白黃金
珍珠鑽石
玉器

一切名貴首飾
各界徽章獎章
常備名貴禮券

各國外金銀
匯票
代收
花旗金單

電話：一六二三七

旅伴

李聖塵

最遺憾是我在廣州時候過從很密的朋友，自從廣州淪陷後彼此便離散了，數年來不通音問。最近忽然在柳州碰見了。

一天，到珠江茶樓，正在尋覓空位，忽然覺得有人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回過頭來一看，原來是離別多年的他。我們對於這次意外的會晤都覺得非常高興。他拉我跟他坐在一起，談談別後幾年來的情景。當我們談話的時候他神志不屬地時時張望着前面，我對他這種不誠懇的態度頗不高興。後來偶然回過頭來順着他的視線望去，才明白了他引着他的注意的是一位女客。她長得很漂亮，態度很端莊，烏黑的眼珠子似乎深不可測，隱藏着無限的祕密。

「那位女子你認識她嗎？」我在跟他開玩笑。

他給我這一看，忙把眼光收回來，覺得有點難為情，微微一笑，點了點頭。

「那不是陸太太嗎？」

「怎麼，你認識她？」他的態度顯得很奇怪。

「我知道她，但我不認識她。我故意裝得很冷淡地說。」

「這又是怎麼說呢？」

「她是社交界很著名的人物，以貞淑貞靜著稱，誰不知道她。」

「啊，原來是這樣。」他的態度似乎有點猶豫。

「你自然認識她為甚麼到不知道她呢？」我也覺得莫名其妙。

「正是這樣，我認識她，但不知道她。」

「那末，你認識她的時候人家沒有給你介紹嗎？」

「根本就沒有人介紹的。」

這些談話並不引起我的興趣，因為他們在偶然的場合碰見過，老易因為貪戀她的美色，所以頻頻注視她，這都是可能的舉動，也是很平常的事，但老易忽然很認真地對我說，他有一段祕密的經歷，是他永遠不能忘懷的。這却引動了我的好奇心，要他告訴我，他即要求我不許對任何人說，我答應了他。

下面是他說的故事：

最近我從重慶坐車到貴陽，同車有一位女客。上車的時候，我看她並沒有什麼特別，他自個兒來搭車的，因為她長得太漂亮了，我不能不注意她，沿途我很想和她接近，但找不着適當的機會。離開重慶的第四天，車從貴陽開行後，約莫是上午十一點鐘，

耳裏忽然聽到車下沙沙的響聲，忽然耳子出了毛病，駕駛不靈，車子跑出了路基，大家大叫一聲，車子便直向山坑裡滾下去。最初我還覺得身體不由自主地翻滾着，漸漸地，心理感到極度的驚駭；但過了一會便失去知覺了。當我甦醒過來的時候，好似從惡夢中醒來，覺得非常痛苦，我睜開了眼睛，發現自己已臥在草地上，才回憶起方才發生的事情。我掙扎着站起身來，檢查自己有沒有受傷，覺得很痛，我還能走動自如，大概是沒有受傷了。車箱破裂了，乘客和行李都落在山坡的草地上。在這許多受傷者當中最先引起我注意的便是那位女客，她躺着的方地方離我不遠，我連忙走前去看她。她的頭髮散亂着，呼吸低微而舒緩。當時的我自然不能判別她受傷的情形，只看見她躺着一堆血腫便不勝驚駭起來。從血腫的所在可以知道她受傷的地方是在大腿上，我替她解開兩個扣子，把旗袍輕輕地掀開來。你知道我當時只一心要施行救護工作，自然也不顧不得什麼嫌疑了。她穿的是長統襪子，用布帶掛在上而，我又得把染着血腫的吊帶解開來，這才看見在她潔白如玉的大腿上劃了一條兩寸長的傷痕，還在流血。我趕快跑去找到便用白皮篋，這篋是帶在我身邊的，取出一件白衫，撕下一小塊來給她搽去了血腫便用如重膏敷在傷口上，我再撕一塊棉衫給縛緊了。當我做完了這工作的時候她也漸漸醒過來了。她看見我坐在她旁邊，一把抱住了我像小孩子似的哭起來。

「你不要害怕，不要害怕，現在一切危險都過去了。」我一面安慰她

一面把子細來給他擦乾眼淚。

「你真好，你先生貴姓？」他對

我笑一笑。

你真不知道她笑起來的時候，是多麼動人啊！我告訴他，我是姓易。

當他人有危難的時候給與可能的幫助原是每個人應盡的義務，算不得什麼。我又問他：

「小姐！你現在覺得怎麼樣？還有什麼地方受傷嗎？」

「我自己也不知道，只覺得大腿上痛得很。」

「我看不過是擦破了皮膚，不很要緊的。你站不站得起來？我幫助你試試看，如果站得起來，那就一定旁

的地方沒有受傷了。」

她接受我的建議，我便先扶她坐起來，然後從背上把她抱着，慢慢地往上提。也不知是否她兩腿間的深淺有力氣，把整個身體的重量壓在我身上，使我覺得很吃力，當我已經把她抱起來的時候，我說：

「你站着，你站着，試試看。」

「我的腿痛得很。」

她雖然功盡在我身上，但由於重量的減輕，我知道她已經用她自己的脚站起來了。再過了一會，她才擡去我的幫助自己站着。我攬着她的臂膀，一面說道：

「我攬着走幾步看。」

她敲着脚走了幾步。

「我受不了，我得坐下。」

我只得扶她坐下，我坐在她旁邊。這時我自己也覺得有點支持不住了。她也不管地靠在我身上，把頭就在我肩膀上。

「小姐！對不起，我應該怎樣叫

「我問着。」
「我姓董。」着說。
「那末董小姐，你到什麼地方去的？」
「到南陽。」

我對面覺得痛苦，精神又很疲倦，應該讓她休息一下，便不再問她。
這時已經有另一輛車子到了，把幾位重傷的客人都搬與可能的適當的救護。傷勢不重要的便都起來了。現在的問題是得設法另找一輛車把我們送到貴陽去，跟軍的機，沒有受傷，便由他來使車到貴陽去報告。

我們是晨吃過早點來的，直到現在還沒有正式吃一頓飯，大家都覺得肚子餓了，但附近沒有人家，也就毫無辦法了。董小姐因為受了這樣可怕的驚駭，不免神志恍惚，便靠在我身上睡熟了。這時天色漸漸暗下來，天氣更覺得冷了，我恐怕她着了涼，便輕輕地將她鋪在草地上，在我的行李包裏取出一張毛氈給她蓋上。然後把我的鋪蓋取出來，鋪一塊比較平坦的地面鋪好了，才叫她醒來，讓她睡在上面。她感激地看着我，便即順從了我的意見。

「你便坐在這裏吧。」他指着緊靠她身邊的床褥。
我坐下去，也不再睡了，但仍覺得很疲倦。

夜到來了，天氣到很好，蔚藍的天空掛着一顆顆明星，但沒有月亮，這是一個冷清的夜，受難的夜，却也是溫柔可愛的夜。我用手試探她的前額，看有沒有發熱。她却把我的手抓

「易先生！你真太好了！我佔了你的床褥，却叫你坐着受凍，我真過意不去。」她說着把我的手調在她唇邊。
我感到她的溫柔的愛吻印在我手背上。

夜漸漸深了，空氣更覺寒冷，我把大氈的領子掀起來裹着身子，兩手插在口袋裏，心裏感覺着這寒更的過滯的步履。
她睡熟了，聽着她的徐徐的鼻息，似乎睡得很舒適。

這次的逃難真有點像傳奇的故事呢，我心裏忽然湧起一個可笑的想像：在一次的旅程中，突然遇到風暴，船沉沒了，我險些淹死在一塊木板上，漂流到一個荒島上，而現在就是這荒島上的生活的開始。這不過是一個有趣的經驗嗎？我正這樣想的時候，她突然坐起來，兩手抱着我的頭，把臉貼在我臉上。

「你還沒有睡嗎？」她說。
「沒有，這樣的時候我怎麼睡得着呢。」

「我得起來讓你睡一會好了。」
「不成，你不要着了涼，我這樣坐着到很好的。」

她那熱烘烘的臉孔貼着我，有種說不出來的快感，我再也按捺不住心頭的熱情，擁着她在她嘴上印了一個熱烈的吻。她對我這種舉動好像是她意料中的事，並不覺得驚奇，也不拒絕。

這時忽見前面山崩有一道強烈的光綫，這分明是汽車的燈光，照那道路推測起來，是從貴陽方面來的。這道光綫一定是在夏之夜，便直向我們面

前逼近來了，光綫強烈的叫人不敢正視。突然汽車停住了！大家很高興地喚起來。

「救護車來了，救護車來了！」
董小姐站起來，我恐怕她着了涼，便把大氈脫下披在她身上，她却固执地不肯接受，必定要我穿回去。她原也穿着大氈的，我不好太違抗她的意思，只得再穿上，即刻連忙收拾行李上車。

我們到達貴陽是在第二天的上午七時左右。我陪她一道去旅館，跑了幾家都是客滿了，最後在巴黎才找到兩個房子，我們便在這裏住下。和她一道去吃了早飯，便去醫院裡包紮傷口。我因為昨天整天沒有睡覺，疲乏得很。她的傷勢雖不重，但走起路來却也不很便當，還應該休息，所以我們便一同回到旅館去。她說：
「我想休息一會，你也得睡好幾個鐘頭，昨晚你太累了。」

我也到自已房裡，真的因為太疲倦的緣故，一躺在床上便睡熟了。醒來時已經是下午三點鐘，我去看她，見房門虛掩着，我輕輕在門上敲了幾下，聽見她說：「請進來！」便推門進去，見她仍然躺在床上。

「你現在才起來嗎？」她問。
「是的，我一直睡到現在呢，一睡下便好似死去了似的。你應該餓了，我們吃點飯吧！」

她起來理了理頭髮，拍上一點粉，便跟我一道出去。為避免多走路，就在離得最近的一家小飯館裡吃了晚飯。她一定要她付錢，不許我出聲，這却叫我有些難為情。
晚上我們將談了一晚，她把被

摺疊起來斜靠在牀上，我坐在她旁邊，態度很親密，像一對熱戀的情人。她有寬高的智識，顯然是有很好的教養的。但她的態度却很古怪。我問她：
「你叫什麼名字？」

「你喜歡叫什麼便叫什麼罷，或者用個外國女明星的名字，譬如瑪利西薇，愛慕蘭，瑞理希拉，珍妮姬拉，喜寶，茂娜萊，傑特拉瑪……好聽不好聽？隨便你說一個吧。」她那裏說了一長串的英國女明星的名字。

「啊，我真傻，你早想到旅館來的時候不是曾登記董婉容的名字嗎？你大概怪我不應該不注意到，要現在才來問吧？」

「到不是這個意思。如果你知道中國名字，便叫董婉容好了，不都是一樣嗎？」
我想大概董婉容也不是她的真名字了，她為什麼不肯把真名字告訴我呢？我覺得頗為遺憾。她也就即刻看出了我的心事，笑說道：
「你不要疑心，你看我不像一個女騙子吧？」

「不敢，不敢。不過我看不如叫你董婉容好了。」
「也可以，但我並不是什麼仙女。」

「你已不肯以真名字告人，那麼你到衡陽去的目的不可以告訴我嗎？」
「我住在衡陽。」

「那末你幾時到重慶去的？」
「一個月前。」
「你到重慶幹什麼？」
「旅行。」
「是你獨自一個人去的麼？」

個人去旅行總帶着一種冒險的緊張的心情，我喜歡這樣的刺激，這就是我的理由。」

「這一次的刺激大概很够味了吧？」

她盼我一眼，沒有說什麼，意思自然是責備我不應該這樣挖苦她。「你是在那一間大學念書的？」我信信她一定受過大學教育的，便借此轉了一個話題。

「什麼學校？」

「是倫敦那裏，我的資格嗎？你不要拿文憑給你看？」

我給她一句話堵住了嘴，再不敢提到關於她的身世的問題了。我問她在學校裡選讀那一科？她說是英文。

「那末，你喜歡讀文學書吧？」

她接着說，她喜歡讀波特來耳的詩，愛倫波的小說。說到政治問題的時候，她說她對政治沒有趣味，那是偉人的事業。她把平劇批評得一錢不值，「那是低級趣味，是葬埋到墳墓裡去了的東西，而他們却挖出來當作一種娛樂，在我只聞到令人作嘔的腐爛的氣息」。這就是她的意見。我想攻擊她整個對人生的觀點，便提出婦女問題來，並以叔本華的婦女論為武器。她却泰然地說：

「叔本華到不錯，她懂得女人的缺點。」

我們便以這些無益的論調消磨了一晚。

最後她對我說，她想到花溪休養幾天，要我陪她一同去，明天一早起來搭車。我答應了她，才回到自己房

第二天我們乘早車去花溪，十點鐘左右便到了。花溪原是我的舊遊之地，她也不是一位生疏的遊客，所以我們對這裏的情形都是熟悉的。一下車我們便打馬先到花溪小鎮定好房子，準備作幾天的盤桓。今天氣候不好，天上雨雲密布，退下着霧氣般的小雨，這天氣候也還相當冷，所以路上碰不見甚麼遊人，我們沿溪邊走去，她的手指在我手臂裏，緊挨着我慢慢地走着，溪水潺潺如藍，夾岸的楊柳舞着新黃嫩綠的柔條，這景色到是很迷人的。而整個景色都為我們所獨佔。

當我第一次看見她的時候，我便喜歡她，這兩天的工夫已經在我心裏燃起了熱情的火焰，我是熱戀着她了。不過她的態度太奇怪了，她的身體擁在你懷裏，你可以盡情地聞香和了解每一處的美點，但却不能了解她的心，這却使我覺得非常苦惱。

花溪小鎮是建在溪邊的一座精雅的小房，只得幾間房子，我們到去的時候，僅剩上一個房間，其他已經先到的客人佔去了，我們要了這個房子，我打算讓她在這裏住，晚上我便到外面另找旅館去。

她走了這一段路又得休息一下了，我把被褥起來讓她靠着，

「易先生！你真是旅途中一位忠實的伴侶呢。」她說。

「而且是一位忠實的情人呢。」

「不對，應該說是一位熱狂的情人，才更有意思。」

我和她並坐在一起，她的頭靠在我臂膀上。一向我覺得她神色之間有一種不可侵犯的東西，現在我敢稍為放

「幾乎要把她窒息了。我看見她臉上浮上了紅雲，熱烘烘的。她的黃色真可以叫你失去一切主宰，如果我也浮上德，一定很樂意在出賣靈魂的契約上簽了字了。」

聽着飛流的瀑聲，望着窗外的雨，在兩條中的柔媚的山色，杯中擁着迷人的愛侶，這情，現在回想起來真如一場幻夢，連我自己也不敢相信曾經實際經歷過。

後來我說我到外面去，到晚上臨時找不着先定下一間房子，到晚上臨時找不着是很麻煩的。她却出乎我意料之外地說道：

「傻孩子，你就在這裏跟我同住好了，這不是你所希望着的嗎？」

她這樣一說到使我覺得難為情起來，她毫不客氣地揭發入家，藏在心裡的秘密的意念，真是個可怕的東西。

「我們在一起過幾天熱情而狂歡的生活，好不好？」她看我不出聲，又繼續這樣說。

「我只得點了點頭，然後懇切地說道：

「為什麼是幾天，而不能更長一些，或如一般人所稱永遠呢？」

「這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為什麼？我們可以結婚的。」

「你為什麼要提出這糟糕的問題呢？愛情不一定要結婚，結婚不一定為着愛情。我們現在這樣狂歡的心情，你決不能從你的太太得到的，譬如和你結婚，現在這樣的熱情便將在你心理慢慢地枯死，終於在你的記憶中也消失了。如果我們及時離開了，那

「難道沒有情人結婚之後能維持永久的愛的麼？」

「這不過是一種奇蹟。一般說來，能發夫婦間的關係的不是愛情而是另一樣東西，如道義，友誼或其他的道德觀，所謂愛情在夫婦間至少有的。」

她的觀點也許是對的，但我是那樣熱愛着她，所以想佔有她。能為你所愛而不能為你長久佔有，這是很痛苦的事。她看出了我的苦惱，便又說道：

「道義！——她第一次叫我的名字！你何必以這問題來苦惱自己呢？現在我們在一起，便讓我們高興與不好嗎？」

我一向是讚美貞潔而永久的愛情的，我不能接受她的意見，却不能不感服她的意見。

「你就算作我們現在在一起是長久無盡期的，那末你就會覺得舒服了。」她又繼續說。

「真的我們在花溪住了三天，我嘗味到人生最深刻而熱烈的愛情，是永遠不能忘懷的，她懂得怎樣來激發愛情，培養愛情，以及受愛情，乃至玩弄愛情。她真是了不起的女子。」

最後她說她不能再在這裏住下去了，她走了。雖然我正迷戀着這狂歡，而她卻能突然捨去，這也就表現她的個性的驚人的特點了。

我們回到賓館，她原來就要和我分離各走各的路的，但因為覺得我還那樣迷戀着她，才又答應和我一道去。她的目的地是衡陽，我的目的地是

桂林，我們還有一段頗長的路程可以一同走，也就是我們還有好幾天的時間同在一起，我在無可如何的時候，請也到覺得是很高興的事。

我們從貴陽乘汽車到獨山，再由獨山乘火車到金城江，都不曾分過過，在旅館裏同住一個房子，儼然是一對夫婦，但到金城江，住在賓館裏，她却無論如何不肯和我同一個房間了。她說，她真的應該自個兒走了，但我却私自去定好了兩張到南陽的頭等臥舖的客票，頭等本一個房子只有兩張床位，我希望我們還可以有一個晚上同在一起。當我把車票交給她的時候，她也很地說道：

「你真把我騙死了。」
於是她提出條件來，要我整天關在房子裏，非不得已不許出房門一步，連吃飯也得叫服務生端進房裏來，不許到餐車去吃。我如果不能遵守她的約束，她毫無如何不去的。我只得答應了她。

在車裏我非常遵守這規約，事實上我也很樂於遵守，因為我巴不得一刻不離開她，這一天的時間，在我是覺得多麼珍貴啊！

「婉容！——我也不知道這是否她的真名——我們以後還有沒有再會面的機會呢？」

「沒有了，你就把我們這次的遇合，當作一場夢吧。醒來的時候夢是不存在的，但夢境却不妨留在你心裏，你高興想起它不妨想起它，但不要當作是真實的。」

「我是到處漂泊的人，說不定有個機會我又偶然碰見你，那又怎樣呢？」

這也許是可能的，「她遲疑了一會，痛苦地說：『可是那時我們是不相識了。請你忘記我！』」

「你不是說可以永遠留在我的記憶裡，活在我的心裡嗎？」

「值得你懷念的是現在的我，不是將來的我。萬一將來我們真的碰見了，那末，你就當作是一位陌生的朋友就好了。」

「那我做不到。」

「傻孩子，你必須這樣做，你不得不這樣做。何必浪費你的懷念於無益的期待呢？你大概還沒有結婚，你可以慢慢找一位合你的心意的太太。」

「你呢？」
「我的意見不是早就對你說過了嗎？」

當火車到了桂林的時候，她忽然改了念頭，要我即刻下車，不必再送到衡陽去了。我和她爭執了一回，終于拗不過她，只得悻悻然和她分別，我給她一個熱情的長久的接吻。她說：

「這是最後的也是永久的接吻。」

很奇怪地我看見她眼睛裡似乎瀲灩着淚影。

現在事隔半年了，我一直懷念着這念。她真太可愛了，她的性格有着很編著的矛盾，熱情狂放而又溫婉端莊，有時簡直叫你覺得真不可侵犯，却又不能不愛她。真是一位奇怪的女人。我正因無法知道她的身世而不勝疑惑，原來她是一位賢淑貞靜的太太嗎？」

卅三，四，十九，于柳州

廣南企業公司

廣州市南堤
八旗大馬路
五十二號

電報掛號
六一六〇

一部業航一

一部業工一

海安輪船
往來廣州湛江綫

全部鐵裝
輪機快當
護航力足
艙位寬敞
招呼週到
佈置輝煌

精製各種玻璃器皿，各款美
術燈罩，化學儀
器，大小口砂松
樽，新式插花樽
及藥房安士樽，
玻璃片，貨色優
美，價格相宜。

行禁麗街孝忠營西：處事辦市江港
行源永街光龍坎赤

評書

德林瓦脫及其傑作「林肯」

凌可

(讀劇記之一)

作者：英·德林瓦脫

譯者：沈性仁

出版者：商務印書館

德林瓦脫 (John Drinkwater) 是英國現代一位著名的詩人、劇作家，又做過伯明罕劇場的藝術主任，他對於戲劇藝術的造詣是相當高深的，林肯 (Abraham Lincoln) 一劇，正是他的代表作。

該劇的情節，大約在一八一六〇年，共和黨大會已經推定了林肯為該黨的總統候選人，這時候派了四個代表到林肯的家裏來，請他接受這個推選，林肯答應了，但是還沒有正式就任，而南加洛林納邦首先宣佈脫離聯邦而獨立。到了一八六一年三月，林肯就職的時候，已經有七邦宣告獨立了。

次年，南北戰爭快要爆發了，南軍要進攻波特曼炮台，希望林肯把那炮台的駐兵召回，故此派了代表二人，私下去認見國務卿希德萊，請他設法勸林肯外步；希德萊這位共和國的主要人物，平日就不大把林肯放在眼內的了，故此意見許了，南方的代表。幸而林肯遇見他們，切實否復了南方的代表，說他為維持國家的統一起見，決不承認南方各邦有分裂的權利；於是大戰爆發。

在開戰的兩年後，有人表示反戰，但是這時北方軍隊勝利了，林肯召開內閣會議，討論釋放黑奴的事情；南北戰爭的原因，自然由於南方各聯邦黑奴，為中央政府干涉，一變而成為權限的問題，由於權限的關係，行變為統一與分裂的問題，林肯是一個大政治家，他知道南軍的敗挫已經決定，統一的局面可以維持了，因此不願及內閣的反對，毅然決然的宣佈釋放黑奴的宣言。這是林肯與威爾遜不同的地方，威爾遜是等到戰爭終結之後，才宣佈他的宣言，故此完全失敗，而林肯不等戰爭的終結，就先實行他平等的理想，所以得到勝利。

不過兩年後的一八六五年四月，林肯到格蘭脫將軍的營中，這時格蘭脫將軍受李將軍的降服，李將軍一降，南邦的獨立國就完了。過了五日的十四夜，林肯被刺而逝世了，四十五天後的五月二十九日宣佈大赦，而南北戰爭亦正式終結。

林肯這位近代史上的大人物，距離現今的年代還不久！事蹟又太多，本來很不容易剪裁作戲劇底材料的，德林瓦脫自己說他最得力於英國莊奧勒得

Ion Osborne 的林肯傳一書；他運用歷史材料的手法，確是值得我們敬佩的，已有許多林肯傳做過到了。……我的目的並不是做歷史，是做劇本。歷史家的目的，在將許多林肯傳做過到了。……我雖不曾鑽研歷史，但我不得不把事實縮攏來，稍稍加上一點變動，使演劇的意味豐富的發揮出來……第二，我是一個作劇家，並不是政治哲學家，聯邦各邦有沒有分離的權利，這個問題可以有一種不同的意見；但我個人贊成反對林肯的政策，絕不關緊要。我只願得他的人格；在演劇裏的趣味，我只願得這個高尚的精神和理想來主控劇事的人，是一個很感動人的模範。

作者從林肯一生的事蹟里，只挑出五年，在這五年之中，他只挑出幾件事。但是從這幾件事中間，已經很可以使得我們知道林肯的人格，和美國南北戰爭的大事了。例如第一幕寫林肯的帽子，寫他君地蘭，寫他跪下祈禱；第二幕寫林肯完全收服希德萊；第三幕寫林肯的女僕和那來見的黑人；第四幕寫林肯於討論國事之前先讀一段笑話；大事辦定之後，接着寫林肯命史萊納讀一段莎士比亞的詩劇；第五幕寫林肯特赦一個要槍斃的少年，寫格蘭脫將軍對林肯的崇拜；這都是細小瑣碎的事，但是這些小節恰巧是林肯寫自傳的資料。更何況他們後來的劇作家以一個歷史人物做中心來寫劇本的典範。

這劇於一九一八年寫就，即在伯明罕劇場演出，結果開動一時；後來大文藝家阿諾德 Bennett 等在倫敦附近的漢普斯密爾 Hammer Smith 辦了一間新劇場，邀請伯明罕的劇團來重演這劇，而成績更好。漢普斯密爾雖然是在舊園，倫敦的貴族仕女們，也爭着來看這劇，有一天，一位前任的司法大臣從倫敦趕來看這劇，竟買不到票，只好掃興回去。後來這劇在英、美兩國演出，最受歡迎的劇團，居然開動了幾千萬人，而每處竟使到許多人感動得下淚，牠的成功可以由此想見了。

另外據報載：半年前日本的主張民主政治的團體，為着表示歡迎美國協助日本民主政治的實現，曾經把這劇在東京演於奏師之館而感動一時。德林瓦脫就這這劇，已經可以使得他不朽了。

辰壽十六首元 祝恭

廣東實業公司物產供銷處

地址：廣州長堤一三七一至一四一號
電話：經理室一六〇四，營業部一〇八九

發展實業·調劑供求·

本處總批發：順德織廠紗類，
桔水，飲料啤酒，汽水，製冰
廣冰塊，紗織廠棉紗，紡織品，
蘇織廠織品，酒精，桔水，鹹造
土酒，大量供應，并代理國內外
名廠出品，美孚行電油，火水，
油渣，卜內門洋行肥田料，工業
原料，採辦各江土產，民生日用
品，式樣俱備，零沽批發，價格
不二，諸君惠顧，無任歡迎。

止痛退熱

十靈丹

廣州太平路一零一號

靈芝藥房

本刊介紹

莫尚德醫師

內外全科、兒科、

診斷
精細

用藥
最新

診所：廣州市惠愛西路十八號

燈

宴客

本市新創之

雲鷹牌

冰綠酒

潤滑香醇

冰清華貴

質料確駕乎一切美酒之上請嘗試之
本市各大酒家各大糖果店均有代售

本廠特聘著名技師精工監製本市獨創冰
綠名酒用純粹酵母釀成性質清涼潤而不燥色
澤冰清香醇華貴大衆之無上飲品也如蒙光顧
打以上電知當隨時派人送到

酒

送禮

至美化工廠謹啓

廠址：廣州市河南大洲街伍號
電話：伍零肆零伍

綠

紅

吳翹記營造廠

承建大小土木建築工程

廣州市惠愛西路伍拾式號

電話：壹壹伍肆

電報掛號：伍〇陸式

專造各種顏色意大利批發

利源航業公司

廣州太平南路七十八號

電話：二四二一 八零三

實力航護 船期準 座位舒適 招呼週到

廣州江門線

利南渡

單日往航，雙日返航。
船泊有德碼頭。

廣州梧州線

啓南渡

逢四、九往航，逢二、七返航。
船泊同安碼頭。

廣肇都城線

鬱南渡

逢一、六往航，逢三、八返航。
船泊同安碼頭。

梧州柳州線

光華渡

(請注意航期)
船泊梧州西草碼頭。

。梧州辦事處珠璣路十四號。

陳李濟蘇合丸

三百餘年 正古藥方

陳李濟蘇合丸專治中暑中風痧嘔霍亂向用黃蠟作亮其性質堅韌保持藥力歷久不變近因黃蠟來源奇缺自民國三十五年四月起特加製新裝用玻璃瓶膠塞保不洩氣與黃蠟亮有異曲同工之妙至於藥丸品質仍依古方足料配製質量絲毫不變愛用 諸君幸垂察焉



正舖漢 民北路 西棧十 三行路